



十三經注疏

左傳十二

0412
476
82

八十二



門 12
疏
卷

附釋音春秋左傳注疏卷第三十

杜氏注 孔穎達疏

襄五年
盡九年

經五年春公至自晉○夏鄭伯使公子發來

聘發子○叔孫豹鄆世子巫如晉比魯大夫故

巫亡○仲孫蔑衛孫林父會吳于善道魯衛俱受

扶反○不言及吳先在善道二大夫疏注魯衛至地闕○正義曰

往會之故曰會吳善道地闕疏諸言及者皆魯君命之使

與彼行故稱及彼此傳稱晉將為吳合諸侯使魯衛先會之

魯衛俱受命於晉非是魯君命蔑使與林父會吳故不言及

也下文戚之會序吳於列書公會晉侯云云吳人鄆人于戚

此不序吳於林父之下而別云會吳者為吳人先在善道蔑

與林父往彼會之故云會吳也十年會吳于相成十五年會

吳于鍾離皆是吳在彼地往彼會之故殊會吳也公羊以為

外吳言春秋內其國而外諸夏內諸夏而外夷狄故殊會以

外之左氏無此義杜不從公羊故皆云吳在彼也下戚會不

學

波
18
82

春秋左傳注疏卷第三十

殊吳者來會于戚故與諸國同序列也

○秋大雩○楚殺其大夫公

子壬夫

書名罪其貪

○公會晉侯宋公陳侯衛侯鄭

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齊世子光吳人

鄆人于戚

穆叔使鄆人聽命於會故鄆見經不復殊吳者吳來會于戚○見賢通反復扶又反下同

公至自會

無傳

○冬戍陳

諸侯在戚會皆受命戍陳各還國遣戍不復有告命故獨

書魯疏

注諸侯至魯戍○正義曰此戍陳及十年戍鄭虎牢僖二年城楚丘案傳皆諸國同行而經獨書魯

者城楚丘傳云不書所會後也彼為魯人後期諸侯已散故作獨城之文此則於戚之會受命戍陳十年諸侯伐鄭於伐

鄭受命戍鄭虎牢還國各自遣戍更無告命故獨書魯戍也

○楚公子貞帥師伐

陳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齊世子光

救陳十有二月公至自救陳

無傳

○辛未季孫

行父卒

傳五年春公至自晉

公在晉既聽屬鄆聞其見伐遙命臧紇出救故傳稱經公至以

明○王使王叔陳生愬戎于晉

王叔周卿士也戎陵魏周室故告愬於盟

主○愬悉路反疏白報反

晉人執之士魴如京師言王叔之

貳於戎也

貳於戎也

王叔反有二心於戎失奉使之義故晉執之○使所吏反

○夏鄭子

國來聘通嗣君也

鄭僖公初即位

○穆叔覲鄆大子

于晉以成屬鄆

覲見也前年請屬鄆故將鄆大子巫如晉以成之○覲直歷反見賢通反

疏

注覲見至成之○正義曰覲見釋詁文也前年魯請屬鄆雖被晉許而鄆人未知故將巫至晉以成之

曰叔孫豹鄆大子巫如晉言比諸魯大夫也

豹與巫俱受命於魯故經不書及比之魯大夫

疏

豹與至大夫○正義曰巫若自受鄆命則豹當言及今巫來至

魯魯侯命之命與豹同行與豹俱受魯命故經不言及比之魯大夫也魯大夫兩人同行皆不言及文十八年公子遂叔孫得臣如齊定六年季孫斯仲孫何忌如晉其類皆是也

吳子使壽越如晉壽越夫辭不會于雞澤之故三年會雞澤吳不至今來謝之且請聽

諸侯之好更請會好呼報反晉人將為之合諸侯使魯

衛先會吳且告會期以其道遠故使魯衛先告期將為于偽反故孟

獻子孫文子會吳于善道二子皆受晉命而行秋大雩

旱也雩夏祭所以祈甘雨若旱則又脩其禮故雖秋雩非書過也然經與過雩同文是以傳每釋之曰旱也雩而獲雨故書疏

注雩夏至書旱○正義曰例稱龍見而雩是夏祭常禮所以祈甘雨也過時則書若值歲旱則又脩此雩禮而為祈禱故雖秋雩非書過也此是為旱而雩非常雩過時也但經書大雩則過雩旱雩無以相別故為旱而雩傳皆言旱以釋之釋例曰始夏而雩者為純陽用事防有旱災而祈之也至於四時之雩又因用此禮而

求雨故亦曰雩經書雩而傳不以旱釋之者皆過雩也經書過雩則與旱雩不別故傳皆發之是解發傳言旱之意也雩為旱禱而不書旱者雩而獲雨故書雩而不書旱雩不得雨則書旱以明災成倍二十一年夏大旱是也雩而獲雨則書雩穀梁傳文也

楚人討陳叛故討治曰由令尹子辛

實侵欲焉乃殺之書曰楚殺其大夫公子壬

夫貪也君子謂楚共王於是不刑陳之叛楚罪在子辛共王

既不能素明法教陳叛之日又不能嚴斷威刑以謝小國而擁其罪人與兵致討加禮於陳而陳恨彌篤乃怨而歸罪于子辛子辛之貪雖足以取死然共王用刑為失其節故言不刑○共音恭斷丁亂反疏刑○正義曰釋例曰陳之叛楚罪在子辛共王既不能明法示教以肅大兵陳叛之日又不能嚴斷威刑以謝小國而擁其罪人以與辛之貪雖足以取死然共王用刑為失其節故君子論之以為不刑也加禮於陳者謂四年楚將伐陳聞喪乃止是也不刑者言不得用刑之道也

挺挺我心局局講事不令集人來定逸詩也

直也局局明察也講謀也言謀事不善當聚致賢已則無

人以定之。挺挺他項反局局工迴反徐孔穎反已則無

信而殺人以逞不亦難乎共王伐宋封魚石背盟

申及壬夫八年之中戮殺三卿欲以疏

屬諸侯故君子以為不可。背音佩疏

子此言止為殺公子申與壬夫二人而已正義曰釋例以君

反者傳言已則無信九其王也背盟而敗于鄆陵及殺子反

皆是共王無信之事故追言之也殺此三卿欲令諸侯息忿

還來屬已故言欲以屬諸侯以屬諸侯者僖十九年傳文也

逞訓解也共王殺此三人望解已意而諸侯夏書曰成

不從意竟不解故云殺人以逞不亦難乎夏書曰成

允成功亦逸書也允信也言

禹是夏王故傳稱夏書杜不見古文故稱逸書亦前逸詩

也彼舜謂禹能成聲教之信成治水之功為二事此傳引之

言共王無信故無成功也順傳意○九月丙午盟于戚

言信成然後有成功為一事也

會吳且命戍陳也公及其會而不書盟非

告廟。正義曰凡諸侯會而盟者皆先會而後盟非先盟而

後會既及其會知非後盟釋例曰盟于鄆盟於牽盟于戚公

既在會而不書其盟者以理推之會在盟也穆叔以屬鄆

前知非後盟也蓋公還告會而不告盟也

為不利使鄆大夫聽命于會鄆近魯竟故欲以為

魯不能救恐致譴責故復乞還之傳言鄆人所以見於戚會

○近附近之近下文陳近同竟音境譴棄戰反復扶又反見

賢通○楚子囊為令尹

喪陳矣楚人討貳而立子囊必改行改子辛所

浪反行如字而疾討陳

徐下孟反疾急

急能無往乎有陳非吾事也無之而後可言

力不能及陳故七年陳冬諸侯戍陳

侯逃歸。朝夕如字

楚子囊伐陳

十一月甲午會于城棗以救之

公及救陳而不及會故不書城棗城

棗鄭地陳留酸棗縣西南有棗城○棗力計反一音徒妹反

疏

注公及至棗城○正義曰桓十五年公會宋公

衛侯陳侯于袤伐鄭既會而伐并會書之計此亦當書會故解之公及救陳而不及其會故不書會

○季文

子卒大夫入斂公在位

在阼階西鄉○斂力艷反鄉許亮反

疏

注在阼階

西鄉○正義曰喪大記云大夫之喪將大斂既鋪絞綌衾衣君至主人迎先入門右巫止于門外君釋菜祝先入升堂君即位序端士喪禮君若有賜焉則視斂既布衣君至君升自阼階西鄉以君臨士喪西鄉知臨大夫之喪即位于序端者亦西鄉也鄭玄士冠禮注云阼猶醉也東階所以答酢賓客也堂東西牆謂之序劉炫又引記云君既即位序端卿大夫即位于堂廉楹西北而東上主人房外南面主婦尸西東面遷尸卒斂宰告主人降北面于堂下君撫之主人拜稽顙君降斗主人馮之命主婦馮之士之喪將大斂君不在其餘禮猶大夫也宰庀家器為葬備
庀具也○庀匹婢反無衣帛之妾無食粟之馬無藏

金玉無重器備

器備謂珍寶甲兵之物○衣於既反無食如字又音嗣重如字又直龍反君

子是以知季文子之忠於公室也相二君矣

而無私積可不謂忠乎

相息亮反積子賜反

疏

相三君矣○正

義曰季孫行父以文六年見經則為卿久矣宣公之初襄仲執政宣八年仲遂卒後始文子得政故至今為相三君也

經六年春王二月壬午杞伯姑容卒○夏宋

華弱來奔

華椒孫

○秋葬杞桓公

無傳

○滕子來

朝○莒人滅鄆○冬叔孫豹如邾○季孫宿

如晉

行父之子

○十有二月齊侯滅萊

書十二月從告

傳六年春杞桓公卒始赴以名同盟故也

杞人

春秋未嘗書名桓公三與成同盟故赴以名

疏

注杞入至以名○正義曰杞人春秋以來唯僖二十三年杞成

公卒用夷禮書杞子卒未嘗書杞君之名也世本杞桓公是成公之弟成公卒而桓公立至此七十一年唯成五年盟于蟲牢七年于馬陵九年于蒲魯杞俱在未嘗與襄同盟嫌其不合以各赴故傳發之釋例曰杞伯姑容未與襄同盟而事逮其父用同盟之禮蓋斷好之義也嫌於赴

宋華弱與

非所盟之君故傳曰始赴以名同盟故也

狎親習也優調戲也少詩照反狎

樂轡少相狎長相優又相謗也

尸甲反長丁丈疏注狎親至戲也正義曰論語云雖狎反調徒弔反必變曲禮云賢者狎而敬之狎是相褻慢相貫習之名也二十八年傳稱慶氏之徒觀優至於魚里是優為戲名也晉語有優施史記滑稽傳有優孟優旃皆善為優遂以優著名子蕩怒以弓楛華弱于朝

是優為調戲也子蕩怒以弓楛華弱于朝樂轡也張弓以貫其頸若械之在手疏注子蕩至曰楛正義故曰楛○楛古毒反貫古亂反日貫者穿也張弓以貫脊其頸頸穿於弓之中故曰貫其頸周禮掌囚有楛楛在手日楛在足日楛頸貫於弓若手在楛故云以弓楛也楛楛俱名為械釋名云械者戒也

戒止人使不得遊行也平公見之曰司武而楛於

朝難以勝矣

司武司馬言其懦弱不足以勝敵○懦乃亂反又乃臥反

遂逐之

夏宋華弱來奔司城子罕曰同罪異罰非刑也專戮於朝罪孰大焉亦逐子蕩子蕩射子

罕之門曰幾日而不我從

言我射女門女亦當以不勝任見逐○射食亦反注

同幾居豈反女音汝勝音升

子罕善之如初

言子罕雖見辱不追忿所以得安疏

司城至如初○正義曰子罕以華弱來奔後而發此言蓋以告諸大夫非告君也亦逐子蕩一句亦見子罕之語說子蕩之罪言亦宜逐子蕩也子蕩恐即被逐故射子罕之門宋亦不復逐之子蕩作被逐之意故云幾日而不我從也宋人不復更逐故子罕善之如初不恨其射門也或當實逐子蕩故子蕩云幾日而不我從理亦通也○注言子至得安○正義曰服虔云言子罕不阿同族亦逐樂轡以正國法忠之至也及樂轡射其門畏從華弱之罰復善樂轡如初是為茹柔吐剛喪其志矣傳故舉之明春秋之義善惡俱見杜以春秋之世君弱臣強莫不蓋失掩罪以相忍為國向成欲蓋華臣子罕

不怨樂響皆忍忿求安之事不足以為大尤知傳 ○秋滕

載此言是善其得安非九其從惡故異於服也

成公來朝始朝公也 ○莒人滅鄆鄆恃賂也

鄆有貢賦之賂在魯 ○冬穆叔如邾聘且脩平

特之而慢莒故滅之 ○晉人以鄆故來討曰何故亡鄆

駘戰 ○晉人以鄆故來討曰何故亡鄆

慢莒魯不致力輔助無何以 季武子如晉見且聽

命 始代父為卿見大國且謝亡鄆

聽命受罪 ○見賢通反注同

疏 注始代至受罪 ○

韓宣子來聘傳曰告為政而來見也 大國政卿尚來見 ○十

小國知此傳言見者是始代父為政卿往見於大國也

一月齊侯滅萊萊恃謀也 也 賂風沙衛之謀 於鄭

子國之來聘也 四月晏弱城東陽而遂圍萊

子國聘在五年二年晏弱城東陽至五年

四月復託治城因遂圍萊 ○復扶又反 甲寅堙之環

城傳於堙 堙女墻也堙土山也周城為土山及女墻 ○

各俾亦謂之俾 堙音因環戶關反又音患傳音附堙音牒一

倪徐養涉反 疏 注堙女至女墻 ○正義曰兵書攻城有

堙而窺宋城是堙為土山使高與城等而攻之 及杞桓

也言環城是環遶其城知周而城為土山也

公卒之月 此年 乙未王湫帥師及正與子棠

人軍齊師 王湫故齊人成十八年奔萊正與子棠大夫

兵來解圍 ○湫子 齊師大敗之 敗湫

小反徐子鳥反 丁未入萊萊

共公浮柔奔棠正與子王湫奔莒莒人殺之

四月陳無宇獻萊宗器于襄宮 無字桓子陳完

公廟 ○晏弱圍棠十一月丙辰而滅之遷萊于

共音恭 鄉 遷萊于鄉 ○正義

鄉 兮反本或作遷于鄉萊衍字 疏 曰鄉即小邾也二

春秋疏三十卷 七

年傳曰滕薛小邾之不至皆齊故也小邾附屬於齊故滅萊國而遷其君於小邾使之寄居以終身也 **高厚**

崔杼定其田 定其疆界高厚高固子。疆居良反。

經七年春邾子來朝○夏四月三卜郊不從

乃免牲 稱牲既卜日也卜郊又非禮也。郊音談。疏曰夏四月至免牲。正義曰周禮大宰職云祀五

帝前期十日帥執事而卜日然則將祭十日之前預卜之蓋一旬一卜也例稱啓蟄而郊建寅之月也此四月三卜蓋三月二卜四月又一卜也春分之前猶是啓蟄節內於法仍可
以郊據傳獻子之言三卜在春分之後則初卜即已大晚故三卜而涉於春分也人心欲其吉不吉是不從不從則不郊故免牲而不殺也。注稱牲至禮也。正義曰僖三十一年夏四月四卜郊不從乃免牲傳曰禮不卜常祀而卜其牲日牛卜日曰牲牲成而卜郊上怠慢此經與彼正同唯四卜三卜為異耳彼言其非則此亦非也牛已稱牲是既卜日矣牲既成矣而又卜郊與僖同譏故云又非禮也。○小邾子來朝○城費 南遺假事難而城之。疏注南遺至費音祕難乃且反。

義曰此傳唯說南遺請城之由不言時與不時則知南遺假託言有事難而請城之 ○秋季孫宿

如衛○八月螽 無傳為災故書 ○冬十月衛侯使孫林

父來聘壬戌及孫林父盟楚公子貞帥師圍

陳○十有二月公會晉侯宋公陳侯衛侯曹

伯莒子邾子于鄆 謀救陳陳侯逃歸不成救故不書救也鄆鄭地。鄆于軌反字林凡

吹 疏 注謀救至鄭地。正義曰楚既圍陳而陳侯亦列於會者當是圍之不密故陳侯得出會求救也陳侯逃歸陳遂屬楚諸侯不與楚戰各自罷歸不成為救故不書救也 鄭伯髡頑如會未見

諸侯丙戌卒于鄆 實為子駟所弑以瘧疾赴故不書弑稱名為書卒同盟故也如會於鄆

也未見諸侯未至會所而死鄆鄭地不欲再稱鄭伯故約文上其名於會上。鄭七報反又采南反字林干消反弑音試下同為書于偽 疏 注實為至會上。正義曰魯之隱閔實反上其時掌反 被弑而書薨諱而不言弑則亦不以被

弑赴諸侯此鄭伯實為子駟所弑而以瘞疾赴於諸侯亦如
隱閔之類諱而不言弑故魯史不得書弑也穀梁傳曰禮諸
侯不生名此其生名何也卒之名也卒之名則何為加之如
會之上見以如會卒也是言書名為書卒而稱之也三年盟
于雞澤五年盟于戚魯鄭俱在同盟故赴以各法當書各故
進名於上其各本為下卒非是生名之也如會者會諸侯於
鄆欲往赴其會也公羊傳曰未見諸侯其言如會何致其意
也原其意本欲往會故書之也未見諸侯言其未至會所而
死非至會而不見也書卒于
陳侯逃歸畏楚逃
鄭者赴以所卒之地故書之

傳七年春鄆子來朝始朝公也○夏四月二

卜郊不從乃免牲孟獻子曰吾乃今而後知

有卜筮夫郊祀后稷以祈農事也郊祀后稷以

始祖能疏注郊祀至殖者○正義曰言后稷周之始祖能
播殖者自謂郊天以祈農耳案孝經云考莫大於嚴父嚴父
莫大於配天則周公其人也昔者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宗

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止云配天而祀之不言祈農也郊
特牲說郊天之義曰萬物本乎天本乎祖此所以配上帝
也郊之祭也大報本反始也宣三年公羊傳曰郊則為必
祭稷王者必以其祖配王者則曷為必以其祖配自內出者
無匹不行自外至者無主不止何休云天道闇昧故推人道
以接之不以文王配者重本尊始之義也據此諸文則郊祭
天者為物本於天故祭天以報本神必須配故推祖以配天
止報生成之恩非求未來之福此傳專言郊祀祀稷主為祈
農事者斯有旨矣祭祀者為報已往非求將來之福也但祭
為明神所享神以將來致福將來而獲多福乃由祭以得之
禮器稱君子曰祭祀不祈祭者意雖不祈其實福以祭降以
祭獲福即祈之義也宗廟之祭緣生事死盡其孝順之心非
求耕稼之利少牢饋食者大夫之祭禮也其祭之末尸馭主
人使女受福于天宜稼于田彼豈為田而祭哉神以宜田福
之耳郊天之義亦由是也神以人為主人以穀為命人以精
意事天以宜稼禘于上帝禮孟春之月月令曰是月也天子
乃以元日春祈穀于上帝禮孟春之月月令曰是月也天子
禮合孝經止言尊嚴其父祖述孝子之志本意不說郊天之

祭無由得有所穀之言何休膏肓執是故啓蟄而郊

彼難此追而想之亦可以歎息也

郊而後耕今既耕而卜郊宜其不從也啓蟄夏

之月耕謂春分蟄疏注啓蟄至春分。正義曰釋例曰

直立反夏戶雅反麻法正月節立春啓蟄為中氣二

月節雨水春分為中氣是啓蟄為夏正建寅之月中氣也月

令祈穀之後即擇日而耕初耕亦在正月傳言既耕而卜郊

宜其不從是此卜之時已涉春分之節時過不復可郊故言

耕謂春分指釋獻子言耕是春分之節不謂春分始可耕也

釋例又曰魯公襄公夏四月卜郊但議其非所宜卜不議其

四月不可郊也孟獻子曰啓蟄而郊郊而後耕耕謂春分也

言得啓蟄即當卜郊不得過春分也是言此卜在春分之後

故獻子譏之據傳獻子此言郊天之禮必用周之三月而雜

記云孟獻子曰正月日至可以有事於上帝七月日至可以

有事於祖七月而禘獻子為之也此與禮記俱稱獻子二文

不同必有一謬禮記後人所錄左傳當得其真若七月而禘

獻子為之則當獻子之時應有七月禘者烝嘗過則書禘過

亦宜書何以獻子之時不書七月南遺為費宰費

禘也足知禮記之言非獻子矣

氏叔仲昭伯為隧正

隧正主役徒昭伯叔仲

疏注

正至役徒。正義曰九年注云隧正官名五縣為隧則隧正

當周禮之遂人也掌諸遂之政令徒役出諸遂之民故為主

役徒者欲善季氏而求媚於南遺謂遺請城費

使遺請城吾多與而役故季氏城費傳言祿去公室

小邾穆公來朝亦如朝公也亦邾子也○秋季武

子如衛報子叔之聘且辭緩報非貳也子叔聘在元年

言國家多難故不時報。難乃且反○冬十月晉韓獻子告老公族

穆子有廢疾穆子韓厥長子成十八年為公族大夫。長丁丈反下師長同將立之

代厥辭曰詩曰豈不夙夜謂行多露詩言雖欲早

露之濡己義取疏詩曰豈不夙夜謂行多露。正義曰詩國風召南行

非禮不可妄行疏露之首章也言人行者豈不欲早夜而

行乎謂早夜而行則多露濡已義取非禮不可又曰弗躬

以妄行穆子引之言非其才不可以妄居官位

弗親庶民弗信詩小雅言譏在位者不躬親政事則庶民不奉信其命言已有疾不能躬親政

無忌不才讓其可乎請立起也無忌穆子名起與無忌弟宜子也

田蘇游而曰好仁田蘇晉賢人蘇言起好仁詩曰靖

共爾位好是正直神之聽之介爾景福靖安也介助也

景大也詩小雅言君子當思不出其位求正直之人與之並

立如是則神明順之致大福也共音恭下注同介音界下

及注疏注介助也景大也正義恤民為德靖共其

民疏注靖共至恤民正義曰天生烝民立君以牧之君

能安靖共敬在其職正曲為直正曲為直正曲為直

位是其所以憂民也正曲為直正曲為直正曲為直

曲參和為仁德正直三者備乃為仁如是則神聽

之介福降之立之不亦可乎言起有此三疏詩

至可乎正義曰詩小雅小雅之篇言人能安靖共敬以居

爾之職位愛好正直之人與之共處於朝則神明聽順之當

助女以大福也既引詩文又述其意能憂念下民是為德也

正直已心是為正也能以己正正人之曲是為直也此德也

正也直也三者和備是為仁也人能如是則神明聽順之大

福降與之田蘇是知人者也田蘇言起好仁起必備有此行

立之不亦可乎庚戌使宣子朝遂老晉侯謂韓無

忌仁使掌公族大夫為之師長疏注為之師長正義

夫今言使掌是與諸公族大夫為師長也疏曰無忌先為公族大

之之言緩報非而尋孫桓子之盟盟在成公登亦

登禮登階臣後君一等後疏注禮登至一等正義

胡豆反下文不後寡君同疏曰聘禮公迎賓于大門

音水流三十卷

十一

內及廟門公揖入立于中庭納賓賓入三揖至于階三讓公升二等鄭玄云先賓升二等亦欲君行一臣行二言君先升二等然後臣始升一等是

禮登階臣當後君一等 叔孫穆子相趨進曰諸侯之會寡君未嘗後衛君

反今吾子不後寡君寡君未嘗後衛君

少安也 安徐 孫子無辭亦無悛容

曰孫子必亡為臣而君過而不悛亡之本也

詩曰退食自公委蛇委蛇

謂從者也 衡而委蛇

必折 衡橫也橫不順道必毀折

疏 詩曰至必折 正義曰詩國風召南羔羊之篇言大夫賢者退朝而食從公門入私門委蛇委蛇然委蛇順從之貌詩之此意謂順者也今孫子為臣而君自處是

橫不順道以橫道而為委蛇其人必將毀折不得終其職位 ○楚子囊圍陳會于鄆以救之

諸侯 ○鄭僖公之為大子也於成

之十六年 魯成 ○疏 注魯成公 正義曰杜必言魯成

鄭成公成七年即位至襄二年卒唯十四年無十六年故也 與子罕適晉不禮焉

又與子豐適楚亦不禮焉 及其元年

朝于晉 鄭僖元年 子豐欲懇諸晉而廢之子罕

止之及將會于鄆子駟相又不禮焉侍者諫

不聽又諫殺之及鄆子駟使賊夜弑僖公而

以瘧疾赴于諸侯 傳言經所 簡公生五年奉

而立之 僖公 ○陳人患楚 楚圍 慶虎慶寅謂

陳故

楚人曰吾使公子黃往而執之

二慶陳執政大夫公子黃哀公弟

疏

使公子黃往。正義曰於時楚師圍陳使公子黃往入楚軍也。

楚人從之

為執黃

偽

一慶使告陳侯于會

會

曰楚人執公子

黃矣君若不來羣臣不忍社稷宗廟懼有二

圖

昔君屬楚

陳侯逃歸

鄰會所以不書救

經八年春王正月公如晉○夏葬鄭僖公

無傳

鄭人侵蔡獲蔡公子燮

鄭子國稱人刺其無故

公子燮

疏

注鄭子至公子。正義曰此決舍之入陳鄭息協反。有宿怨此時與蔡無怨晉復無命使侵無故

與師以生國患以其動而無謀故貶之釋例曰陳蔡楚之與國鄭欲求親於晉故伐而入之晉士莊伯詰其侵小且問陳

之罪子產答以東門之役故免於譏及其侵蔡既無晉令又無直辭君死主少與師以求媚於晉不能以德懷親以直報

怨故二大夫異於子產也陳之見伐本以助晉晉不逆勞而以法詰之得盟主遠理故仲尼曰晉為伯鄭入陳非文辭不為功善之也

邾人于邾丘

時公在晉晉悼難勞諸侯唯使大夫聽命故季孫在會而公先歸。邾徐音刑難乃

疏

注時公至先歸。正義曰公以正月如晉此會之下且反。始云公至則晉侯適會公乃歸魯季孫蓋從公朝晉

即從晉赴會故季孫在會而公先歸

○公至自晉 ○莒人伐我東鄙

○秋九月大雩 ○冬楚公子貞帥師伐鄭 ○

晉侯使士匄來聘

傳八年春公如晉朝且聽朝聘之數

晉悼復脩霸業

故朝而稟其多少。復扶又

疏

注晉悼至多少。正義曰昭三年鄭子大叔云文襄

反霸本亦作伯音霸又如字。之霸也令諸侯三歲而聘五歲而朝自襄以後晉德少衰諸侯朝聘無復定準今晉悼復脩霸業更合諸侯故公朝晉而

稟其多少如公朝者蓋亦非一晉侯謙不敢在國約束故出外合之又難煩諸侯使大夫聽命政為邢丘之會以命朝聘之數數之多少傳亦無文據子太叔之言不說悼公之法而遠陳文襄之命則悼公此命還同文襄耳非復別制法也○

○鄭羣公子以僖公之死也謀子駟子駟先之夏四月庚辰辟殺子狐子熙子侯子丁

辟罪至戮之○也加罪以戮之○先悉薦反又如字○**疏**注辟罪至戮之○

辟罪亦反注同熙許其反徐音怡○文也不直言殺而云辟殺明是加誣以罪而殺之子駟知其謀已不以罪殺恐動眾心故加誣以罪言其罪自當死非為已討所以

孫擊孫惡出奔衛二孫子**疏**注二孫子

正義曰賈逵云然未必有○庚寅鄭子國子耳侵蔡

獲蔡司馬公子變子良之子不言敗唯以獲告**疏**注

侵至獲告○正義曰於時鄭無蔡怨又無晉令鄭自發心侵蔡知欲求婚於晉也獲其將必與之戰戰敗乃獲之不言敗

者唯以獲告不告敗也鄭人皆喜唯子產不順子產子國子不順眾而喜

曰小國無文德而有武功禍莫大焉楚人來討能勿從乎從之晉師必至晉楚伐鄭自今

鄭國不四五年弗得寧矣子國怒之曰爾何知國有大命而有正卿童子言焉將為戮矣

大命起師行軍之命○五月甲辰會于邢丘以命朝聘之數

使諸侯之大夫聽命季孫宿齊高厚宋向戌

衛甯殖邾大夫會之晉難重煩諸侯故使大夫聽命鄭伯獻捷

于會故親聽命獻蔡捷也大夫不書尊晉侯也晉悼

復文襄之業制朝聘之節儉而有禮**疏**注晉悼至崇之○

德義可尊故退諸侯大夫以崇之**疏**正義曰禮卿不會

公侯會則貶之稱人自是常例而云尊晉侯者此有鄭伯在
會自與晉侯相敵諸卿不敵晉侯無罪不合貶也但欲尊晉
侯無辭以見之故貶大夫以尊之大夫非有罪也文二年晉
宋陳鄭四國之卿伐秦皆貶稱人尊秦謂之崇德其意與此
同也諸侯之卿皆貶而獨不貶季孫宿者文元年公孫敖會
晉侯于戚注云禮卿不會公侯而春秋魯大夫皆不貶者體
例已舉故據用魯史成文是其義也言儉而有禮德○昔
義可尊者難煩諸侯使大夫聽命亦是有禮之事也○昔
人伐我東鄙以疆鄙田昔既滅鄆魯侵其西界故
伐魯東鄙以正其封疆○

疆居良反注同○秋九月大雩旱也○冬楚子囊伐鄭

討其侵蔡也子駟子國子耳欲從楚子孔子

驩子展欲待晉待晉來救子孔穆公子子驩子子駟
游子子展子罕子。驩居表反。子駟

曰周詩有之曰俟河之清人壽幾何逸詩也言
人壽促而

河清遲喻晉之不可待○壽
音授或如字注同幾居豈反兆云詢多職競作羅

兆卜詢謀也職主也言既卜且謀多則〔疏〕兆云詢多○正

競作羅網之難無成功○難乃且反〔疏〕義曰杜云兆卜

詢謀也既卜且謀多如謀之多族民之多違族家
杜此言則云是語辭也

滋無成滋益也民急矣姑從楚以紓吾民晉師

至吾又從之敬共幣帛以待來者小國之道

也犧牲玉帛待於二竟二竟晉楚界上○紓音
舒共音恭竟音境注同以

待疆者而庇民焉寇不為害民不罷病不亦

可乎子展曰小所以事大信也小國無信兵

亂日至亡無日矣五會之信謂三年會雞澤五年
會戚又會城棧七年

會鄆八年會邢丘○庇必
利反又音祕下同罷音皮〔疏〕注謂三至邢丘○正義曰鄆

者鄭伯雖身死耳共
會與鄭同謀故數之今將背之雖楚救我將安用

之

言失信得楚不足貴。背音佩至卷末皆同。

親我無成

晉親

鄙我是

欲

楚欲以鄭為鄙。邑而反欲與成。

不可從也

言子駟不可從。

不如待晉

晉君方明四軍無闕八卿和睦必不棄鄭

四軍謂上

中下新軍也。

疏

八卿和睦。正義曰八卿者據九年傳荀之樂熈將下軍士魴佐之。楚師遠遠糧食將盡必

趙武將新軍魏絳佐之。

將速歸何患焉舍之聞之

守以老楚杖信以待晉不亦可乎子駟曰詩

舍之子杖莫如信完

云謀夫孔多是用不集

欲為政是非相亂而不成。

發言盈庭誰敢執其咎

杖直亮反下同守手又反。

如匪行邁謀是用

言謀者多若有不善無適受其咎。

如匪行邁謀是用

不得于道

匪彼也行邁謀於路人

疏

詩云至于道

小雅小旻之第三章也。言謀事之夫甚多是非相奪無可適從。

為是之故其事用此益不成也。發言訥訥而盈滿於庭無能。

決當是非事若不成誰敢執其咎責者如彼道上行入每得。

人即與之謀意無所從為是之故用此不得于正道也。注。

匪彼至適從。正義曰鄭玄以匪為非如非行邁之謀言也。

而不可行坐圖遠近也。杜以如者如似他物故以匪為彼言如。

彼行人逢值歧路問其所從也。鄭以行。

為道邁為行行道上行。杜亦當然。

其咎乃及楚平使王子伯駢告于

晉曰君命敝邑脩而車賦敝

而師徒以討亂略蔡人不從敝邑之人不敢

寧處悉索敝賦

以討于蔡

獲司馬燮獻于邢丘今楚來討曰女何故稱

索盡也。微居領反索悉。各反注同一音所百反。

伯駢鄭大夫。駢。扶賢反又扶經反。

春秋左傳卷三十一

兵于蔡

稱舉也。女音汝。

焚我郊保

郭外曰郊。保守也。

馮陵我

城郭

馮迫也。馮皮冰反。注同。

敝邑之眾夫婦男女不遑啓

處以相救也

遑暇也。啓跪也。跪其委反。

疏

注遑暇也。啓跪也。正義曰皆釋言文也。

舍人曰閒暇無事也。李巡曰啓小跪也。

翦焉傾覆無所控告

翦盡也。控告引也。覆

芳服反。控

民死亡者非其父兄即其子弟夫人

愁痛

夫人猶人人也。夫音扶。注同。

不知所庇民知窮困而受

盟于楚孤也與其二三臣不能禁止

孤鄭伯。

不敢告知武子使行人子貞對之曰君有楚

命

見討之命。

亦不使一介行李告于寡君

一介獨使也。行李行

人也。介古賀反。注同。獨使所吏反。

而即安于楚君之所欲也誰敢

違君寡君將帥諸侯以見于城下唯君圖之

為明年晉伐鄭傳。見賢遍反。或如字。

晉范宣子來聘且拜公之辱

謝公此

告將用師于鄭公享之宣子賦標有

梅

標有梅詩召南標落也。梅盛極則落。詩人以興女色盛則有衰。象士求之宜及其時。宣子欲魯及時共討。鄭取其汲汲相赴。標徐扶妙。

季武子曰誰敢哉

言誰敢不從命。

今譬於草木寡君在君君之臭味也

言同類。譬本亦作。

辟音譬。後放此。

歡以承命何時之有

遲速無時。

武子賦角弓

角弓詩小雅取其兄弟婚姻無相遠也。

賓將出武子賦彤弓

彤弓天子賜有功諸

侯之詩欲使晉君繼文之業復受彤弓於王。彤徒冬反。復扶又反。

宣子曰城濮之役

在僖二十八

我先君文公獻功于衡雍受彤弓

于襄王以為子孫藏

藏之以示子孫。雍於用反藏如字徐才浪反。

句也

先君守官之嗣也敢不承命

言已嗣其父祖為先君守官不敢廢命欲

匡晉

君子以為知禮

形弓之義義在晉君故

疏

知禮。正義曰文四年甯俞來聘為賦形弓甯俞不敢當此賦形弓而宜子受之故解其意彼以形弓當甯俞故甯俞不敢受此賦形弓其義在於晉君非當范句故范句受之而為知禮也

經九年春宋災

天火曰災

疏

注天火至故書。正義曰得告則書史之常例

於此須言告者公羊傳曰外災不書此何以書為王者之後記災也曷為或言災或言火火大者曰災小者曰火然則內何以不言火內不言火者甚之也公羊此言不可通於左氏故杜明為此注以異之

如晉○五月辛酉夫人姜氏薨

成公

○秋八月

癸未葬我小君穆姜

無傳四月

○冬公會晉

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

小邾子齊世子光伐鄭十有二月己亥同盟

于戲

伐鄭而書同盟則鄭受盟可知傳言十有二月己亥以長麻推之十二月無己亥經誤戲鄭地。戲許宜

反

疏 注伐鄭至鄭地。正義曰成十七年夏公會尹子云云伐鄭六月乙酉同盟于柯陵於時鄭實不服諸侯

自同盟耳鄭不與盟也此注云伐鄭而書同盟則鄭受盟可知者此盟鄭與傳文分明不是準約同盟之文始知鄭與盟也杜言此解經於盟不書鄭伯之意耳經若重序諸侯必當鄭伯在列但經已前目諸侯不復重序鄭伯不見故特解之以其伐鄭而書同盟則鄭與盟可知同盟之文足以包鄭故不復見鄭作耳非謂因伐而同盟者所伐之國必與也柯陵之盟鄭實不服諸侯自相與盟非同鄭也文同事異不可執彼以難此十一月諸侯伐鄭同盟于亳城北其文與此同矣此經書十二月己亥同盟于戲傳言十一月己亥同盟于戲經傳不同必有一誤而傳於戲盟之下更言十二月癸亥門其三門己亥在癸亥之前二十四日杜以長麻推之十一月庚寅朔十日得己亥十二月己未朔五日得癸亥故長麻參

校上下己亥在十一月十日又十二月五日有癸亥則其月
不得有己亥經書十二月誤也此誤者唯以一字誤為二非
書經也

楚子伐鄭

傳九年春宋災樂喜為司城以為政

知將有火災素
戒為備火之政
左師司馬司徒司城司寇其右師最貴故華元曰我為右師
君臣之訓師所司也然則宋國之法當右師為政卿今言司
城為政卿者蓋宋以華閱是華元之子以元有大功使閱繼
其父耳子罕賢知故特使為政齊任管夷吾魯任叔孫婁皆
位卑而執國政此亦當然也此傳言以為政者以為救火之
政耳但從此以後歷檢傳文鄭人討賊宋人獻玉扶築臺之
謳削向成之賞皆是政卿之任故言為政卿也下晉侯云宋
災於是乎知有天道是宋人自知天道當有火災故子罕素
相戒勅為備火之政也自伯氏司里以下巷伯徹宮以上皆
是子罕素戒之也其享祀之事是政卿命之非子罕也

使伯氏司里

伯氏宋大夫
司里里宰
疏注伯氏至里宰○正義曰釋言氏里邑也李巡

云里居之邑也是里為邑居之名也周禮五鄰為里以五鄰
必同居故以里為名里長謂之宰周禮里宰每里下士一人
謂六遂之內二十五家之長也此言司里謂司城內之民若
今城內之坊里也里必有長不知其官之名周禮有里宰故
以宰言之非是郊外之民二十五家之長也使伯氏司此城
內諸里之長令各率里內之民表火道以來皆使伯氏率
為之

火所未至徹小屋塗土八屋

大屋難徹
就塗之

揭具綆缶

畚箕籠揭土舉綆汲索缶汲器○畚音本草
器也揭九錄反綆古杏反汲水索缶方九反

汲水凡器箕其位反籠力東
反舉音預汲音急索悉各反
也宣二年注云畚以草索為之其器可以盛糧又可以盛土
也論語稱為山用箕是箕為盛土之器故以畚為箕籠也說
文云揭載持也載持者執持此舉其臂如戟形故也其字從
手謂以手持物也與畚共文畚是盛土之器則揭是舉土之
物也綆者汲水之索儀禮謂之緇方言云自關而東周洛韓
魏之間謂之綆關西謂之緇釋器云蓋謂之缶說文云缶瓦
器所以盛酒漿亦謂之罍罍可以汲水故
云汲器也易井卦亦謂取井水為汲也

備水器

盆鑿之屬○鑿

戶暫**疏**注盆鑿之屬。正義曰周禮凌人春始治鑿鄭立

反。器者備盆。量輕重。計人力所任。蓄水潦積土塗巡

丈城繕守備。巡行也。丈度也。繕治也。行度守備之處。恐

守手又反。注守備同。巡行下孟反。蓄本又作畜。勃六反。潦音老

下同。度待浴反。下同。處昌慮反。疏。尺為丈。巡行其城以

丈度之故。表火道。表之。標必遙反。使華臣具正

徒。華臣。華元子為司徒。正徒。疏。注華臣至主也。正義

之政令小司徒。凡用眾庶則掌其政教。凡國之大事。致民是

司徒掌之。若今之夫役也。司徒所具。令隧正納郊保

正徒者。常共官役。若今之正丁也。令隧正納郊保

奔火所。隧正官名也。五縣為隧。納聚郊野保守。疏。注隧

救之。正義曰。此隧正當天子之隧。大夫故遂。大夫職云。各

享其遂。之正令。遂人職云。五家為鄰。五鄰為里。四里為鄗。五

鄗為鄙。五鄙為縣。五縣為遂。鄭司農云。王國百里內為六鄉

外為六遂。鄭玄云。郊內比閭。族黨州鄉。郊外鄰里。鄗鄙縣遂

異其名者。示相變耳。尚書費誓云。魯人三郊三遂。然則諸侯

之有鄉遂亦以郊內郊外別之也。郊內屬鄉者。近於國。都司

徒自率之。以入城矣。郊外屬遂者。是郊野保守之民。不可全

離所守。司徒令遂。正量其多少。納之於國。隨火所起而奔往

救之。華臣直言。具正徒不言其事者。以是郊內之民共救火

百役。即上畜水潦。積土塗之。類非唯救火而已。若郊保之民

既遠。故使隨火所起。奔使華閱討右官官庀其司

往救之。直救火而已。使華閱討右官官庀其司

亦華元子代元為右師。討治也。它具也。向戍討左亦如

之。向戍。使樂造庀刑器亦如之。樂造。司寇刑器刑

之。疏。注樂造至刑書。正義曰。此人掌其刑器。知其為司寇

也。恐其為火所焚。當是國之所重。必非刑器為刑書也。

哀三年。魯人救火。云出禮書。御書書不名器。此言刑器必載

於器物。鄭鑄刑書而叔向責之。晉鑄刑鼎而仲尼譏之。彼鑄

之於鼎。以示下民。故譏其使民知之。此言刑器必不在鼎。當

書於器物。官府自掌之。不知其在何器也。或書之於版。號此

書於器物。官府自掌之。不知其在何器也。或書之於版。號此

書於器物。官府自掌之。不知其在何器也。或書之於版。號此

版為刑 使皇郎命校正出馬工正出車備甲兵

器耳 皇郎皇父充石之後校正主馬工正主車使各備

馬如字徐尺遂反下 疏 注皇郎至其官。正義曰服虔云

同守手又反下同 疏 皇郎皇父充石之後十世宗卿為

人之子大司馬也校正主馬於周禮為核人是司馬之屬官也

鄭必是司馬也校正主車之官由車車僕職皆掌車乃為宗伯

周禮司馬之屬無主車之官由車車僕職皆掌車乃為宗伯

之屬昭四年傳云夫子為司馬與工正書服是諸侯之官司

馬之屬有工正主車也國有火災恐致姦寇故使司馬命此

二官出車馬備甲兵以防非常也傳言庀武守者甲兵器械

藏於府庫若今武庫使其守此 使西鉏吾庀府

武庫也此事輕於車馬故後言之 疏 注鉏吾至之典。正義曰鉏

守 鉏吾大宰也府六官 疏 吾大宰傳無其文賈逵云然

相傳說耳不知其本何所出也周禮大宰之職掌建邦之六

典以佐王治邦國一曰治典二曰教典三曰禮典四曰政典

五曰刑典六曰事典六官之典謂此也杜以府為六官之典

當謂六官之典其事載之於書故使其守劉炫以為府守

謂府庫守藏今知不然者以百司府藏已屬左右二師上華

闕討右官官庀共司向成討左亦如之則是府庫之物二師

摠令羣官所主案哀三年魯遭火災出禮書御書藏象魏皆

以典籍為重明此府守是六官之典若以為府庫財物便是

不重六典唯貴財物劉 令司宮巷伯傲宮 巷伯寺人

皆掌宮內之 疏 注司宮至之事。正義曰昭五年傳楚子

事。傲音景 疏 欲以羊舌勝為司宮欲加宮刑以此知司

宮奄臣謂奄人為臣主司宮內周禮無司宮巷伯之官唯有

內小臣奄上士四人掌王后之命正其服位鄭玄云奄稱士

者異其賢也奄人之官此最為長則司宮當天子之內小臣

也周禮又云寺人主之正內五人鄭玄云正內路寢也釋宮

云宮中巷謂之壺孫炎曰巷舍間道也王肅云今後宮稱承

巷是巷者宮內道名伯長也是宮內門巷之長也周禮內小

臣其次即有寺人故知巷伯是寺人也又以詩篇名巷伯為

云寺人孟子作為此詩故知巷伯寺人一也鄭以巷伯為內

小臣既無明 二師令四鄉正敬享 二師左右師也鄉

文各以意說 疏 注二師至祀也。正義曰周禮大司徒云五家為比五

比為閭四閭為族五族為黨五黨為州五州為鄉鄉大

比為閭四閭為族五族為黨五黨為州五州為鄉鄉大

比為閭四閭為族五族為黨五黨為州五州為鄉鄉大

比為閭四閭為族五族為黨五黨為州五州為鄉鄉大

比為閭四閭為族五族為黨五黨為州五州為鄉鄉大

夫每鄉鄉一人天子六鄉即以卿為之長此傳云二師命四鄉正則別立鄉正非卿與之但其所職掌當天子之鄉大夫耳周禮鄉大夫各掌其鄉之政教正月之吉受教法于司徒退而頒之于其鄉則鄉正當屬司徒此傳言二師命之者上掌其二鄉并言其事故云二師命四鄉正也費誓云魯人三郊三遂則魯立三鄉此云命四鄉正則宋立四鄉也周禮鄉為一軍大國三軍宋是大國不過三軍而有四鄉者當時所立非正法也於是宋置六卿況四鄉乎周禮祭人鬼曰享故享為祀也止令敬享不知所享何神周禮大祝國有災彌祀社稷禱祠鄭玄云天災疫癘水旱也彌猶徧也徧祀社稷及諸所禱又大司徒以荒政十有二聚萬民其十有一曰索鬼神鄭眾云索鬼神求廢祀而脩之雲漢之詩所謂靡神不舉靡愛斯牲者也彼凶荒之年水旱之災尚索鬼神而祭之此過天火為災亦當徧祀羣神其所合祭皆應祭之也蓋火起始命之祭耳

禱宗用馬于四

墉祀盤庚于西門之外 祝大祝宗人墉城也用馬祭于四城以禳火盤庚殷王宋之遠祖城積陰之氣故祀之凡天災有幣無牲用馬祀盤庚皆非禮。墉本又作庸音同盤字亦作般步于反禳如羊

反 **疏** 注祝大至非禮。正義曰周禮大祝掌六祝之辭以事鬼神祇祈福祥小宗伯掌建國之神位特牲少牢士大夫之祭祀也皆宗人掌其事然則諸是祭神言辭大祝掌之禮儀宗人掌之故所有祭祀皆祝宗同行此事別命祝宗使奉此祭非鄉正所為也文承二師命下亦是二師命之不復言命者亦從上省文也用馬者以馬為牲祭於四面之城以禳火也禳卻也卻火使滅也盤庚湯之九世孫般之第十九王也自盤庚至紂又十二王而般滅盤庚弟小乙是宋微子之八世祖也盤庚之為殷王無大功德而祀盤庚者當時之意不知何故特祀之也祀盤庚不別言牲明其祀亦用馬也城以積土為之土積則為陰積陰之氣或能制火故祭城以禳火禮亦無此法也莊二十五年傳例曰凡天災有幣無牲用馬祀盤庚皆非禮言用馬祭城祭盤庚皆非禮也此備火災所使羣官急者在前後故先伯氏司里次華臣具正徒次到隨正納郊保然後二師摠庇羣官先右後左尊卑之次也以刑器車馬甲兵典法國之所重故特命三官庇具其物先外官備具救火然後及內故次司宮巷伯人事既畢乃祭享鬼神故次敬享祀盤庚之事也

晉

侯問於士弱 弱士渥濁之子莊曰吾聞之宋災於子。渥於角反

曰吾聞之宋災於

是乎知有天道何故問宋何故自對曰古之火

正或食於心或食於味以出內火是故味為

鶉火心為大火謂火正之官配食於火星建辰之月鶉

大火星伏在日下夜不得見則令民內火禁放火。味竹又

反徐丁邁反出如字徐尺遂反內如字徐音納鶉音純見如

字又賢疏注謂火至放火。正義曰昭二十九年傳五行

通反疏之官有木正火正金正水正土正立此五官各

掌其職封為上公祀為貴神謂能其事者後世祀之火正之

官居職有功祀火星之時以此火正之神配食也五行之官

每歲五時祀之謂之五祀月令云其神句芒祝融后土蓐收

玄冥配五帝而食其神矣而火正又配食於火星者以其於

火有功祭火星又祭之后稷得配天又配稷火正何故不得

配帝又配星也有天下者祭百神天子祭天之時因祭四方

之星諸侯祭其分野之星其祭火星皆以正配食也火正配

火星而食有此傳文其金木水土之正不知配何神而食經

典散亡不可知也周禮司燿掌行火之政令季春出火民咸

從之季秋內火民亦如之鄭玄云火所以用陶冶民隨國而

為之鄭司農云以三月本時昏心星見於辰上使民出火九

月本黃昏心星伏在戌上使民內火故春秋傳曰以出內火

周禮所言皆據夏正故杜以周禮之意解其心味為火之由

建辰之月即月令季春之月日在胃昏七星中南方七星有

井鬼柳星張翼軫七者共為朱鳥之宿星即七星也味謂柳

也春秋緯文耀鉤云味謂鳥陽七星為頸宋均注云陽猶首

也柳謂之味味鳥首也七星為朱鳥頸也味與頸共在於午

者鳥之正宿口屈在頸七星與味體相接連故也鶉火星昏

而在南方於此之時令民放火味星為火之候故於十二次

味為鶉火也建戌之月即月令季秋之月日在房東方七宿

角亢氐房心尾箕七者共為蒼龍之宿釋天云大辰房心尾

也大火謂之大辰孫炎曰龍星明者以為時候大火心也在

商丘

陶唐堯曰天下號闕伯高辛氏之子傳曰遷闕伯於商

丘主辰祭火也今為宋星然則商丘在宋地。闕於

內之文故其言不及味也陶唐氏之火正闕伯居

放火也火官合配其人蓋多不知誰食於心誰食於味也此

侍鶉火大火共為出火之候周禮之注不言味者以味非內

火之候故唯指大火以解出陶唐氏之火正闕伯居

內之文故其言不及味也陶唐氏之火正闕伯居

陶唐堯曰天下號闕伯高辛氏之子傳曰遷闕伯於商

葛疏

注陶唐至宋地。正義曰史記五帝本紀云帝堯為陶唐氏是堯有天下以陶唐為代號也氏猶家也古

言商辛氏陶唐氏猶言周家夏家也。伯高辛氏之子遷闕

伯于商也。昭十七年傳云宋大辰之虛是大火為宋星也。闕

伯已居商也。昭十七年傳云宋大辰之虛是大火為宋星也。闕

明之故云然則商丘在宋地也。釋例云宋商商丘三名一地

梁國睢陽縣也。傳曰陶唐氏之火正閼伯居商丘祀大火又

曰宋大辰之虛也。然則商丘在宋或以為漳水之南故殷虛

為商丘非也。是出商丘所在不明。故釋例與此注俱以閼伯

明祀大火而火紀時焉。謂出內相土因之故商

主大火。相土契孫商之祖也。始代閼伯之後居商。疏祀

火至大火。正義曰祀大火者。閼伯祀此大火之星居商丘

而祀火星也。相土因之復主大火。是商丘之地屬大火也。然

則在地之土各有上天之分。周禮保章氏以星土辨九州之

地所封域。皆有分星。鄭玄云星土星所主土也。封猶界也。

大界則曰九州。州中諸國之封域於星亦有分焉。其書亡矣。

今其存可言者。十二次之分也。星紀吳越也。玄枵齊也。娵訾

衛也。降婁晉也。大梁趙也。實沈晉也。鶉首秦也。鶉火周也。鶉

尾楚也。壽星鄭也。大火宋也。析木燕也。是言地屬於天各有

其分之事也。鄭唯云其存可言。不知存者。本是誰說。其見於

傳記者。則此云商主大火。昭元年傳云參為晉星。二十八

傳云龍宋鄭之星。則蒼龍之方有宋鄭之分也。又曰以害鳥

祭。周楚惡之。則朱鳥之方有周楚之分也。昭七年四月日食

又十年傳曰。今茲歲在顛頊之虛。姜氏任氏實守其地。則於

時歲星在齊。薛之分也。又三十二年傳曰。越得歲而吳伐之

因則於時歲星在吳。越之分也。晉語云。實沈之虛。晉人是居

周語云。歲在鶉火。我有周之分野。是言禮雖云皆有分星

紀云帝舜封契於商。鄭玄云商國在大華之陽。皇甫謐云今

蓋古之聖哲。有以度知非後人所能測也。注相土至大火

源不可得而聞之。於其分野。或有妖祥。而為占者。多得其効

次其地。分或多或少。或鶉首極多。鶉火甚狹。徒以相傳為說。其

始有趙而韓魏無分。趙獨有之。漢書地理志。分郡國以配諸

越實。在東南。魯衛東方。諸侯遙屬。戌亥之次。又三家分晉。方

不知其分。誰分也。此九州當彼十二次。周禮雖云皆有分星

上洛商縣是也如鄭玄意契居上洛之商至相土而遷於宋
之商及湯有天下遠取契所封商以爲一代大號服虔云相
土居商丘故湯以爲天下號王肅書序注云契孫相土居商
丘故湯以爲國號案詩述后稷云即有邵家室述契云天命
玄鳥降而生商即稷封郟而契封商也若契之居商即是商
丘則契已居之不得云相土因闕伯也若別有商地則湯之
爲商不是因相土矣且經傳言商未有稱商丘者釋例云宋
之先契佐唐虞封於商武王封微子啓爲宋公都商丘是同
鄭玄說也傳言商主大火商謂宋也宋主大火耳成湯不主
火也宋是商後謂宋爲昭商昭八年傳曰自根牟至于商衛
是名宋爲商之驗釋例曰商宋一地謂此商也相土商之祖
者是湯之祖亦宋之祖也堯封闕伯於商丘比及相土應歷
數世故云代闕伯之商人闕其禍敗之釁必始於
後居商丘祀大火也

火是以日知其有天道也

故知天道之災必火○釁許
新反數所主反下同更音庚
謂殷商之人爲王之時數其禍敗之釁必始於火言其政
教有失將欲致禍既開禍敗之釁必有火災應之也今宋是

商後亦如商世欲有禍敗必初始於火是以言日知其有天
道也然殷商不居商丘必有火者以商是相土子孫相土居
商丘祀火之故故火之爲災連及殷商之世也傳
唯言此而已亦不知爾時宋有何失而致此災

必乎對曰在道國亂無象不可知也

言國無道則災變亦

殊故不疏

公曰至知也○正義曰公曰此事可必乎但有

政小失天未棄之或下災異冀其覺悟或可常有火災也若
國家昏亂無復常象不可知也象謂妖祥有所象似以戒人
也國若無道災變亦殊既無所象故不可必知也

之聘也

宣子聘

穆姜薨於東宮

太子官也穆姜淫僑如欲廢成

始往而筮之遇艮之八三三

上禮

公故徙居東宮
事在成十六年
大卜掌三易然則雜用連山歸藏周易二易
皆以七八爲占故言遇艮之八○艮古根反
義曰周禮大卜掌三易之法一曰連山二曰歸藏三曰周易
鄭玄云易者揲著變易之數可占者也各曰連山似山之出

內雲氣也歸藏者萬物莫不歸而藏於其中也洪範言卜筮之法三人占則從二人之言孔安國云夏殷周卜筮各異三法並卜從二人之言是言筮用三易之事也大小周官而職掌三易然則周世之卜雜用連山歸藏周易也周易之爻唯九六此筮乃言遇長之八二易皆以七八為占故此筮遇八謂長之第二爻不變者是八也揲著求爻繫辭有法其揲所得有七八九六說者謂七為少陽八為少陰其爻不變也九為老陽六為老陰其爻皆變也周易以變為占占九六之交傳之諸筮皆是占變爻也其連山歸藏以不變為占占七八之交二易並亡不知實然以否世有歸藏易者偽妄之書非殷易也假令二易俱占七八亦不知此筮為用連山為用歸藏所云遇長之八不知意何所道以為先代之易其言亦無所據賈鄭先儒相傳云耳先儒為此意者此言遇長之八下文穆姜云是於周易晉語公子重耳筮得貞屯悔豫皆入其下司空季子云是在周易並於遇八 **史曰是謂長之** 之下別言周易知此遇八非周易也 **疏** 注震下 **隨** 故更以周易占變爻得隨卦而論之 **疏** 至論之 **○正義曰** 震為雷兌為澤象曰澤中有雷隨鄭玄云震動也兌說也內動之以德外說之以言則天下之民慕其行而隨

從之故謂之隨也史疑古易遇八者為不利故更以 **隨其** 周易占變變其爻乃得隨卦而論之所以說姜意也 **出也** 史謂隨非 **君必速出姜曰亡** 亡猶無也 **○亡如** 字讀者或音無

是於周易曰隨元亨利貞无咎 易筮皆以變者占 論彖故姜亦以彖為占也史據周易故指言周易 **疏** 注易 以折之 **○亨許庚反** 下司彖吐亂反折之設反 **疏** 筮至 折之 **○正義曰** 易筮皆以變者為占傳之諸筮皆是也若一 爻獨變則得指論此爻遇一爻變以上或二爻三爻皆變則 每爻義異不知所從則當揔論彖辭故姜亦以彖為占此元 亨利貞无咎是隨卦之彖辭也史言是謂長之隨者據周易 而言故姜亦指言周易以折之也周易卦下之辭謂之為彖 者元長也長亦大也亨通也貞正也隨卦象云元亨利貞无咎 柔動而適說故物皆隨之而不能大通於事逆於時也相隨 而不為利正共適邪淫則災之道也必有此元亨 **元體之** 利貞四德乃得无咎過耳無此四德則不免於咎 **元體之**

長也亨嘉之會也利義之和也貞事之幹也 論彖故姜亦以彖為占也史據周易故指言周易 **疏** 注易 以折之 **○亨許庚反** 下司彖吐亂反折之設反 **疏** 筮至 折之 **○正義曰** 易筮皆以變者為占傳之諸筮皆是也若一 爻獨變則得指論此爻遇一爻變以上或二爻三爻皆變則 每爻義異不知所從則當揔論彖辭故姜亦以彖為占此元 亨利貞无咎是隨卦之彖辭也史言是謂長之隨者據周易 而言故姜亦指言周易以折之也周易卦下之辭謂之為彖 者元長也長亦大也亨通也貞正也隨卦象云元亨利貞无咎 柔動而適說故物皆隨之而不能大通於事逆於時也相隨 而不為利正共適邪淫則災之道也必有此元亨 **元體之** 利貞四德乃得无咎過耳無此四德則不免於咎 **元體之**

體仁足以長人嘉德足以合禮利物足以和
義貞固足以幹事然故不可誣也是以雖隨

无咎 言不誣四德乃遇隨无咎明無四德者則為淫而 **疏**

注言不至吉事。正義曰不誣四德者四德實有於身不可誣罔以無為有也如是乃遇隨卦可得身无咎耳明其無此四德而遇隨卦者乃是淫而相隨非是善事故得隨必有咎也。穆姜自以身無四德遇隨為惡其意謂隨為惡卦故云雖隨无咎。今我婦人而與於亂固在下位。婦人卑於丈夫。與音預。

而有不仁不可謂元不靖國家不可謂亨作

而害身不可謂利弃位而姤 姤淫之別名。姤戶交反注同徐又如字。

服氏同疏。疏。注姤淫之別名。正義曰服虔讀姤為放效。叔夜音效。疏。之效言效小人為淫淫自出於心非效人也。今時俗語謂淫為姤。故以姤為淫之別名。不可謂貞有四德者隨而無

咎我皆無之豈隨也哉我則取惡能無咎乎

必死於此弗得出矣 傳言穆姜。疏。元體至出矣。辨而不德。正義曰白幹事。

以上與周易文言正同彼云元者善之長此云體之長彼云嘉會足以合禮此云嘉德唯二字異耳其意亦不異也元者始也長也物得其始為眾善之長於人則謂首為元元是體之長以善為體知亦善之長也亨通也嘉善也物無不通則為眾善之會故通者善之會也物得成乃名為義義理和協乃得其利故利者義之和也貞正也物得其正乃成幹用故正者事之幹也體仁以仁為體也君子體是仁人堪得與人為長體仁足以長人也身有美德動與禮合嘉德足以合禮也以已利物義事和協利物足以和義也正而牢固事得幹濟貞固足以幹事也此四德者在身必然固不可誣罔也是以雖得隨卦而其身无咎今我婦人也而與於亂如之亂婦人卑於男子固在下位而有不仁之行不可謂之元也不安靖國家欲除去季孟不可謂之亨也作為亂事而自害其身使放於東宮不可謂之利也棄夫人之德位而與僑如淫姤不可謂之貞也有此元亨利貞四德乃得隨而无咎四德我皆無之豈當隨卦也哉我則自取此惡其身能无咎乎必

死於此宮不能出矣

○秦景公使士雅乞師于楚將以伐

晉楚子許之子囊曰不可當今吾不能與晉

爭晉君類能而使之隨所能○舉不失選得所

夫不失守其職其士競於教奉命其庶人力於

農穡種曰農收曰穡疏注種曰農收曰穡○正義曰農是力田

商工阜隸不知遷業四民疏注四民不雜○正義曰

此傳言其士競於教是說士也庶人力於農穡是說農也士

農已訖唯有工商在耳故以阜隸賤官足成其句杜言四民

以阜隸工商為四也○韓厥老矣知營稟焉以為

政

代將中軍

范匄少於中行偃而上之使佐中軍

使句佐中軍偃將上軍○少韓起少於欒黶而欒

黶士魴上之使佐上軍下軍魴佐之○魴於斬反魏

絳多功以趙武為賢而為之佐武新軍將君

明臣忠上讓下競尊官相讓當是時也晉不可

敵事之而後可君其圖之王曰吾既許之矣

雖不及晉必將出師秋楚子師于武城以為

秦援秦人侵晉晉饑弗能報也為十年晉伐秦

○冬十月諸侯伐鄭鄭從楚也庚午季武子齊

崔杼宋皇鄭從荀罃士匄門于鄆門鄆城門也

三國從中

軍○鄭音專本亦作專衛北官括曹人邾人從荀偃韓起

門于師之梁師之梁亦鄭城滕人薛人從欒黶

士魴門于北門二國從下軍杞人邠人從趙武魏絳

斬行栗二國從新軍行栗表道疏斬行栗○正義曰行道也謂之行栗必是

道之上栗周語云列樹以表道知此行栗是表道之樹甲戌師于汜汜鄭地東汜

○汜音凡令於諸侯曰脩器備兵器盛餼糧餼乾食○

歸老幼示將久師居疾于虎牢諸侯已取鄭虎牢故肆

青圍鄭肆緩也皆過也不書圍鄭逆服疏注肆緩至成

肆訓為緩緩從罪人謂放赦之也將求民力開恩赦罪赦諸

侯之軍內犯法者服虔以為放鄭囚案傳未與鄭戰無囚可

放設使有囚可放鄭人以戰而獲非有所犯不得謂之肆皆

也不書圍鄭者此肆皆圍鄭是號令之辭耳鄭人聞而逆服

不成圍故也鄭人恐乃行成與晉成也○中行獻子曰

遂圍之以待楚人之救也而與之戰不然無

成獻子荀偃也恐楚救鄭知武子曰許之盟而還

師以敝楚人敝罷也○吾三分四軍分四軍為三部疏注

四軍為三部○正義曰賈逵以為三分四軍為十二部鄭眾

以為分四軍為三部杜以分為十二則一部人少不足充敵

故從鄭說分四軍為三部晉各一動而楚三來欲罷楚使不能也與諸侯之銳以逆

來者楚也於我未病楚不能矣晉各一動而楚猶

愈於戰勝聚暴骨以逞不可以爭言爭當以謀不

爭鬪之爭注同又如字大勞未艾君子勞心小

人勞力先王之制也艾息也言當從勞心之勞○諸

艾魚廢反又五蓋反注同

諸

侯皆不欲戰乃許鄭成十一月己亥同盟于

戲鄭服也鄭服故言同盟將盟鄭六卿公子駢駢子公

子發子發子公子嘉子嘉子公孫輒子輒子公孫蠆子蠆子公

孫舍之子舍子及其大夫門子皆從鄭伯門子卿之適子

反適丁疏注門子卿之適子。正義曰周禮小宗伯掌三

正室適子也將代父當門者晉士莊子為載書莊子士

盟曰自今日既盟之後鄭國而不唯晉命是

聽而或有異志者有如此盟如違盟之罰公子駢趨

進曰天禍鄭國使介居二大國之間介猶聞也

注同猶聞音問大國不加德音而亂以要之謂以兵亂

之力強要鄭。要一遙反注強使其鬼神不獲歆其

禋祀其民人不獲享其土利夫婦辛苦墊隘

無所底告墊隘猶委頓底至也。欲許今自今日既

盟之後鄭國而不唯有禮與疆可以庇民者

是從而敢有異志者亦如之亦如此盟。庇必利反苟偃

曰改載書子駢亦以所言載於策故欲改之公孫舍之曰昭大

神要言焉要誓以告神若可改也大國亦可叛也

知武子謂獻子曰我實不德而要人以盟豈

禮也哉非禮何以主盟姑盟而退脩德息師

而來終必獲鄭何必今日我之不德民將棄

我豈唯鄭若能休和遠人將至何恃於鄭乃

盟而還遂兩用載書○晉人不得志於鄭以諸侯

復伐之十一月癸亥門其三門三門鄭門師之梁北門也癸亥月五

日晉果三分其軍各麻參校上下此年不得有閏月戊寅庚寅是十二月二十日

疑閏月當為門五日五字上與門合為閏則後學者自然轉

受敵欲以苦之癸亥去戊寅十六日以癸亥始攻攻輒五日

凡十五日鄭故不服而去明日戊寅濟于陰阪復使鄭外邑

陰阪有津○閏月依注讀為門五日阪音反又扶板反番芳

元反更音庚復扶疏注以長至消津○正義曰杜以長麻

又反消于軌反疏推之此年無閏故知此閏字當為門

五又月當為日也晉人分四軍為三番以二番為待楚之備

一番以攻鄭之門一番以癸亥初攻每門五日積十五日

日欲以苦鄭而來楚也楚不敢來鄭猶不服至明日戊寅濟

于陰阪復使鄭外邑而後歸也鄭都洧水之旁故知陰阪消

津也衛氏難云案昭二十年朔旦冬至其年云閏月戊辰殺

宣姜又二十二年云閏月取前城並不應有閏而傳稱閏是

史之錯失不必皆在應閏之限杜豈得云此年不得有閏而

改為門五日也若然閏月殺宣姜閏月取前城皆為門五日

乎秦氏釋云以傳云三分四軍又云十二月癸亥門其三門

既言三分則三番攻門計癸亥至戊寅十六日番別攻門五

日三五十五日明日戊寅濟于陰阪上下符合故杜為此解

蘇氏又云案長歷襄十年十一月丁未是二十四日計十年

四月己亥是十九日據丁未至己亥一百七十三日計十年

十一月之後十一月四月之前除兩箇殘月唯置四箇整月

用日不盡尚餘二十九日故杜為長麻於十年次于陰

十一月後置閏既十年有閏明九年無閏也

口而還陰口鄭地名子孔曰晉師可擊也師老而勞

且有歸志必大克之子展曰不可傳言子展能守信○公

送晉侯晉侯以公宴于河上問公年季武子

對曰會于沙隨之歲寡君以生沙隨在成十六年晉侯

曰十一年矣是謂一終一星終也歲星十二歲而一周天疏

注歲星至周天。正義曰直言一星終知是歲星者以古今

歷書推步五星金水日行一度土三百七十七日行星十二

度火七百八十日行星四百一十五度四者皆不得十二年

而一終唯木三百九十八日行星三十三度十二年而彊一

周舉其大數十二年國君十五而生子冠而生子

禮也冠成人之服故必冠而後生君可以冠矣大

夫盍為冠具武子對曰君冠必以裸享之禮

行之裸謂灌鬯酒也享祭先君也。疏注裸謂至祭先

盍戶臘反裸古亂反灌古亂反君也。正義曰

周禮大宗伯以肆獻裸享先王鬱人凡祭祀之裸事和鬱鬯

以實彝而陳之鄭玄云鬱金香草也鬯釀秬為酒芬香條

暢於上下也築鬱金煮之以和鬯酒郊特牲云灌用鬯臭鄭

玄云灌謂以圭瓚酌鬯始獻神也然則裸即灌也故云裸謂

灌鬯酒也裸是祭初之禮故舉之以表祭也周禮祭人

鬼曰享故云享祭先君也劉炫云冠是大禮當徧羣廟以

金石之樂節之以鍾磬為以先君之祧處之諸

以始祖之廟為疏君冠至處之。正義曰冠是嘉禮之大

祧。祧他彫反者當祭以告神故有裸享之禮以祭祀

也國君無故不徹縣故有金石之樂行冠禮之時為舉動之

節也冠必在廟故先君之祧處之也既行裸享祭必有樂所

言金石節之謂冠時之樂非祭祀之樂也諸侯之冠禮亡唯

有士冠禮在耳其禮亦行事於廟而不為祭祀士無樂可設

而唯處祧同耳士冠必三加始加緇布冠次加皮弁次加爵

弁公則四大戴禮公冠篇於士三冠後更加立冕是也案此

傳文則諸侯十二加冠也文王十三冠也晉語柯陵會趙武冠

親迎于涓用天子禮則天子十二冠也晉語柯陵會趙武冠

見范文子冠時年十六七則大夫十六冠也士庶則二十而

冠故曲禮云二十日弱冠是也。注諸侯至為祧。正義曰

祭法云遠廟為祧天子有二祧鄭玄云祧之言超也超上去

意也諸侯無祧聘禮云不腆先君之祧是謂始祖廟也聘禮

注云天子七廟文武為祧諸侯五廟則祧始祖也是亦廟也

言祧者祧尊而廟親待賓客者上尊者然則彼以始祖之尊

故特言祧耳昭元年傳云敢愛豐氏之祧大夫之廟亦以祧

言之是尊之意也不待至魯而假於衛者及諸侯賓客未散

言之大疏三卷

故今寡君在行未可具也請及兄弟之國而

假備焉晉侯曰諾公還及衛冠于成公之廟

成公今衛獻公之疏注成公至所處○正義曰成公是獻

會祖從衛所處衛之會祖即云祧謂會祖之廟也

王制大夫三廟一昭一穆與太祖之廟為三鄭之豐氏豈得

也立會祖之廟乎而亦謂之祧也杜言從衛所處意在排舊說

耳假鍾磬焉禮也○楚子伐鄭與晉子駟將及

楚平子孔子矯曰與大國盟口血未乾而背

之可乎子駟子展曰吾盟固云唯彊是從今

楚師至晉不我救則楚彊矣盟誓之言豈敢

背之且要盟無質神弗臨也質主也疏注質主也

質之為主以意言耳無正訓也晉云唯晉命是聽鄭云唯彊

是從二辭俱以告神是其無定主也服虔云質誠也無慮

弗臨也所臨唯信信者言之瑞也瑞符也善之

主也是故臨之神臨也明神不蠲要盟也蠲潔也背之

可也乃及楚平公子罷戎入盟同盟于中分中分

鄭城中里各罷戎楚大夫罷音皮疏注中分鄭城中里

徐音彼中分並如字徐音丁仲反言盟地知是城內里名楚莊夫人卒共王母王未能定

鄭而歸○晉侯歸謀所以息民魏絳請施舍

施恩惠輸積聚以貸輸盡也積子賜反下自公以

下苟有積者盡出之國無滯積散在亦無困人

不匱○公無禁利與民共亦無貪民禮讓所以幣更

乏○晉火疏三十卷

故告愬於盟主

纂圖本毛本於作于宋本淳熙本無於字足利本同

言王叔之貳於戎也

纂圖本毛本於作于非也

王叔反有二心於戎

毛本於作于

巫若自受鄫命

毛本自誤坐

故孟獻子孫文子會吳于善道

纂圖本毛本吳于誤吳子

防有旱災而祈之也

閩本監本毛本旱災誤災旱

又因用此禮而求雨

監本又因作又則非案杜氏釋例作則又

九共王也

毛本共誤二

故追言之也

此本言之二字闕今據宋本閩本監本毛本補正

欲令諸侯息忿

閩本欲改故非也

亦亦前逸詩也

監本毛本亦亦作亦逸非也

經六年

季孫宿如晉

宿外傳作夙鄭氏檀弓注亦作夙正義引世本云行父生夙案宿乃古文夙字

傳六年

蓋斷好之義也

毛本作善斷亦非宋本斷作繼

恃之而慢言

宋本淳熙本岳本纂圖本監本毛本言作甚是也

告為政而來見也

盧文昭校本見下增禮字據昭二十年傳文也

十一月

案經作十二月者杜以為從告也

甲寅堙之環城傅於堞

案玉篇堙字下引杜注云土山也又堙字注同堙杜注作堙傳文可知蓋顧野王所見本作堙也石經堞作堞避唐太宗諱

知周市其城爲土山也

宋本閩本監本市作而毛本亦誤市山誤城

乙未王湫帥師及正輿子棠人軍齊師

閩本脫帥字

遷萊于郟

釋文無萊字云本或作遷萊于郟萊衍字案石經萊字下改刊此行十一字蓋初刻時本無萊字也

經七年

夏四月至免牲

閩本監本毛本至誤乃

則初卜即已大晚

毛本已作以案已以古通用

而卜其牲曰

宋本監本日作日是也

如會會於郟也

纂圖本於作干非也

故約文上其名於會上

纂圖本閩本監本毛本上誤作書釋文亦作上其名與正義合是也

足利本上改作正非

傳七年

郊則曷爲必祭稷

宋本閩本監本毛本作祭此本誤祭今訂正

非求未來之福

宋本閩本監本毛本作未此本誤云今訂正

此傳專言郊祀社稷

宋本毛本社作后與傳合

詩噫嘻序曰

閩本噫誤意

躬耕帝籍

案月令籍作藉

孝經止言尊嚴其父

閩本監本毛本止誤只

今既耕而卜郊

石經而下有後字疑衍文案正義及曲禮正義應邵風俗通義引傳文皆無後字

二月節驚蟄

沈彤驚蟄改作雨水按沈彤改是也與古麻合不然驚蟄即啓蟄不當重複○今正

故爲主役徒者

宋本閩本監本毛本役徒誤倒

公族穆子有廢疾石經宋本岳本廢作癘是也案說文癘固病也與廢興字有別凡經典癘疾字宋後俗本多作廢

言譏在位者宋本無言字

則庶民不奉信其命淳熙本奉誤秦

介助也景大也正義引定本介景皆為大也

靖共至恤民宋本此節正義在詩曰至可乎正義之下

三者和備毛本三作二非也

公迎賓于大門內宋本監本亦作于下立于至于同毛本並誤作於

賓父三揖監本毛本父作又宋本作入與聘禮合

亦欲君行一臣行一宋本作臣行二是也

委蛇委蛇石經初刻作委委蛇蛇案詩羔羊釋文云沈讀作委委蛇蛇是沈氏所見本作兩重文也下衡而委蛇石經初亦作蛇

從順行宋本淳熙本足利本行作也是也

謂順者也毛本謂作為非也

獲蔡公子燮淳熙本閩本監本燮改燮案穀梁作濕陸氏音義曰濕本又作隰左氏作燮

得盟主遠理閩本監本毛本遠作道

邾人于邾丘足利本邾誤刑山井鼎云下傳注皆同非也

傳八年

晉悼復脩霸業足利本霸作伯釋文亦作伯音霸又如字云本亦作霸

使大夫聽命政

宋本監本毛本政作故屬下句

以命朝聘之數

毛本命作明非也

童子言焉

石經子下旁增何字後人據俗刻妄加也

亦是有禮之事也

宋本亦上有即字

以待疆者而庇民焉

毛本庇作庇非也

無適受其咎

淳熙本無作无考文補遺咎下有也字

謀於路人也

纂圖本毛本於作于

逢值歧路

閩本監本歧作岐字按歧路字即岐山字也後人妄別為歧字非也

傲而師徒

毛本師作司非也

索盡也

釋文亦作索陸榮附注云既云悉則不得重言盡矣廣雅釋詁索取也悉索蓋言盡取以行也或疑

索當為率據國語云悉帥敝賦率與索通譌為索耳陳樹

華云索訓為取固是或說則非

不遑啓處

石經宋本岳本遑作皇注皇暇也岳本作邊

亦不使一介行李告于寡君

石經宋本淳熙本足利本介作介注同釋文亦作介

今譬於草木

釋文作今辟案羣經音辨引傳亦作今辟於艸木云今本作譬

取其兄弟婚姻

宋本婚作昏

彤弓天子賜有功諸侯之詩

重脩監本彤誤形

以為子孫藏

釋文藏作臧案懷藏字古皆作臧

經九年

傳言十有二月己亥

淳熙本無有字宋本翻岳本作十一月不誤是利本同

經以長麻推之

宋本經作杜是也

齊任管夷吾 宋本毛本任作用

鄭人討賊 宋本討作請非也

扶築臺之謳 毛本扶作扶非也

是政卿命之 宋本政作二

非子罕也 閩本監本罕作產非也

釋言氏 宋本氏作云是也

每里下士一人 毛本每作五非也

謂司城內之民 閩本監本內之誤倒

不知其官之名 毛本名誤民

陳舂揭

揭字石經初刻从才改刊从木惠棟云唐石經作樹正義曰其字从手此臆說也漢書引此傳作輦輦音菊與揭同音史記河渠書云山行則樹輦昭曰樹木器如今輦牀人舉以行也然則輦與揭音義皆同案說文有揭字無揭字正義云其字從手謂以手持物與舂共文舂是盛土之器則揭是輦土之物是孔冲遠所據之本从才不从木必以為揭是揭非未可也

舂簣籠

正義本亦作簣釋文作黃

掘土輦

釋文輦作輿

盆罍之屬

閩本監本毛本罍誤罍正義同

周禮凌人春始治罍

誤凌

閩本監本毛本罍作罍非案周禮作鑑說文鑑大盆也凌閩本監本

罍如甄大口以盛冰

監本毛本冰誤水

蓄水潦

釋文蓄作畜本又作蓄漢書五行志引傳作畜顏師古云蓄讀曰畜

巡丈城

各本作文此本誤文注及正義同今並訂正

使華臣具正徒

案漢書五行志引作儲正徒

遂正所納

山井鼎云遂恐隧誤

此隧正當天子之遂

毛本天作大非也

注樂過至刑書

毛本改作樂過司寇刑器刑書非也

必非刑器為刑書也

宋本必非下有刑人之器故以六字

使皇鄭命校正出馬

釋文鄭本亦作負音同山井鼎云上下諸文崇禎本皆作校今不悉記當以意求也案毛本作校避所諱

皇鄭至其官

毛本鄭下增皇父二字非舊式也

與工正書服

閩本監本書誤義

杜以府為六官之典

閩本監本府誤此

故使其守

監本毛本其作官

謂奄人為臣

毛本為作謂非也

寺人王之王內五人

閩本監本毛本作主之主內亦誤宋本下王字作正是也

二師令四鄉正敬享

石經初刻亦作令改刊作命案正義引傳文並作命是孔氏所據本作命也

此傳云二師令四鄉正

閩本此處闕宋本令作命是也今依作命

故云二師命四鄉正也

閩本監本毛本命作令非

周禮大祝

閩本此處闕監本毛本禮誤神

祀盤庚于西門之外

釋文盤作般字亦作盤案洪氏隸釋載蔡邕石經殘碑於盤庚下篇首句作般

則知盤本作般也

以出内火

漢書五行志引傳作以出入火惠棟云周毛伯鄭
敦云毛伯内門立中庭内讀爲入立讀爲位古文
春秋經公即位爲公即立出入火爲出内火皆古文也尚書
九江納錫大龜史記内作入是古入字皆作内

皆以正配食也

宋本以下有火字是也

以三月本時昏

監本三作二非也

傳曰遷闕伯於商邱

宋本淳熙本岳本纂圖本於作于宋
本正義亦作于監本日誤日

祀大火

閩本監本毛本祀作祝非也

相土因之

惠棟云汲郡古文曰帝相十五年商侯相土作乘
焉鄭氏周禮校人注引世本亦云相土作乘馬古
文士土相亂如盃和鍾以土爲士收較以土爲土土又與杜
通故荀子云杜作乘馬

姬訾衛也

毛本姬作姬非也

分郡國以配諸次

閩本監本郡誤羣

多得其効

浦鏜正誤効作效

今上洛商縣是也

監本上作止非也

釋例云

監本釋誤則

謂宋爲昭商

宋本無昭字是也

穆姜薨於東宮

石經宋本於作于

遇艮之八

石經艮上體畫作巽卦非也

艮下艮上

宋本淳熙本岳本足利本上字下有艮字是也

周禮大卜

宋本大卜作大十謬

連山似山之出内雲氣也

監本出誤山

三人占

宋本三上有云字

澤中有雷隨

閩本此處缺重脩監本雷誤當

史謂隨非閉固之卦

足利本謂作為非

姜曰亡是於周易曰

諸本亡字絕句何焯云當以是字絕句言必亡是理也按亡句絕言無速出之事是於周易言此艮之入在周易則隨也

事是於周易言此艮之入在周易則隨也

隨元亨利貞無咎

纂圖本無作无下同案洪氏容齋三筆云今易書无咎无妄多作无失之其實非也

然故不可誣也

石經宋本岳本纂圖本毛本足利本作故監本閩本誤作固

注言不至吉事

此節正義宋本在元體至出矣之下姤淫至別名之上

於人則謂首為元

閩本監本毛本謂作為非也

秦景公使士稚乞師于楚

釋文亦作稚監本誤作雅閩本作雅案說文稚字注云春秋時秦有

士稚于纂圖本毛本改作於非也

甲戌師于汜

石經宋本岳本纂圖本作甲戌是也閩本監本汜作汜注同石經作汜非也

盛饑糧

葉抄釋文饑作糲案糲本作饑說文云饑乾食也徐錯傳云今人謂飯乾為饑詩小雅伐木篇云乾饑以

愆大雅公劉篇云乃裹饑糧是也

鄭服故言同盟

宋本無盟字案文章正宗引注亦無盟字

公子發

閩本監本脫公字

注門子卿之適子

毛本卿之二字改作至字

請以兵亂之力強要鄭

纂圖本毛本力作功山并鼎云功當作力是也

無所底告

石經宋本岳本底作底注同釋文亦作底是也說詳宣三年

我實不德而要人以盟豈禮也哉非禮何以主盟

案石經德字起非字

止為一行計十一字陳樹華云疑初刻次句無而字或無以字

更改鄭門 宋本岳本纂圖本閩本監本毛本改作攻是也

陰阪有津 宋本淳熙本岳本纂圖本閩本監本毛本有作洧不誤

以癸亥初攻 毛本攻作文誤也

又二十二年 閩本監本毛本二年誤三年

門其三門 閩本三作二非也

則三番攻門 閩本監本番作分非也

火七百八十日行星四百一十五度 毛本四一二字誤倒李銳云漢書三

統術曰火一見七百八十日千五百六十八萬九千七百八十分凡行星四百一十五度八百二十一萬八千五分

國君十五而生子 淳熙本生誤孟

注裸謂至祭先君也 宋本無祭先二字此節正義在君冠至處之之下諸侯至為祧之上

然則裸即灌也 監本裸誤灌

冠是大禮當徧羣廟 宋本徧下有告字是也

以鍾磬為舉動之節 宋本淳熙本纂圖本閩本監本毛本鍾作鐘

親迎于渭 毛本于作於

一昭一穆 監本下一字脫毛本作二非

杜言從衛所處 閩本監本毛本言作意

故寄衛廟而假鍾磬 宋本閩本監本毛本廟作廟案廟古廟字鍾宋本閩本監本毛本作鐘

假鍾磬焉禮也 石經宋本岳本纂圖本閩本監本毛本鍾作鐘

質誠也

閩本監本誠作成案王應麟困學紀聞引作誠

蠲潔也

纂圖本閩本監本毛本潔作潔並俗字宋本作潔

附釋音春秋左傳注疏卷第三十 止

春秋左傳注疏卷三十校勘記

附釋音春秋左傳注疏卷第三十一

襄十年盡十二年○

杜氏注

孔穎達疏

經十年春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齊世子光會吳于

祖

吳子在相晉以諸侯往會之故曰會吳吳不稱子從所稱也祖楚地○祖莊加反○

疏

注吳子至楚地

正義曰成十五年諸侯大夫會吳于鍾離五年魯衛會吳于善道皆大夫來也此傳云會吳子壽夢則吳子自來也五年成之會吳序鄆上此殊吳者亦如鍾離善道晉以諸侯往彼會之故曰會吳也哀十三年公會晉侯及吳子于黃池彼稱吳子此不稱子者從其所稱也蘇氏云謂諸侯直稱之曰吳故從諸侯之所稱也至於黃池之會自去其僭號而稱子以告令諸侯故諸侯亦從而稱之也劉炫云從所稱者諸侯盟會會則必自言其爵盟則自言其名故盟得以名告神會得以爵書策吳是東夷之君未閑諸夏之禮於此自稱為吳不知以爵告眾故從所稱書吳也故釋例云吳晚通上國故其

君臣朝會不同於例亦猶楚之初始是言吳未知稱爵也。夏五月甲午遂滅偃

陽。偃陽姓國今彭城傳陽縣也因祖會而滅之故。疏曰遂。偃徐甫目反又彼力反本或作逼。音云。注。偃陽至日遂。正義曰偃陽姓傳文也。鄭語云姓鄆鄆路偃陽也。遂者因上事生下事之辭。此因祖會而遂滅偃陽。雖復隔以日月文猶繫於會祖。因會祖而始謀滅之故言遂也。公至自會。楚

公子貞鄭公孫輒帥師伐宋。晉師伐秦。荀營不親。疏。注。荀營至兵也。正義曰傳稱荀營伐兵也。秦而經不書營知營不親兵以師告也。秋莒

人伐我東鄙。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齊世子光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伐

鄭。齊世子光先至於師為。疏。注。齊世至滕上。正義曰盟主所尊故在滕上。周禮典命諸侯之適子誓於天子攝其君則下其君之禮一等。未誓則以皮帛繼子男鄭立云誓猶命也。言誓者用天子既命以為之嗣也。十九年

傳云光之立也列於諸侯矣則光是未誓者也。法當繼於子男之下。相之會列於小邾之下。是其正也。於此伐也。傳稱崔杼使大子光先至於師。故長於滕。晉悼以齊是大國。光復先至心善其共遂進其班為盟主。所尊故在滕上。言其非正法也。

冬盜殺鄭公子駢公子發公孫輒。非國討也。名氏殺者非卿故稱盜以。疏。注。非國至大夫。正義曰若盜為文故不得言其大夫。國家討而殺之則舉國名言殺其大夫。若非國討兩下相殺則兩書名氏。王札子殺召伯毛伯是也。此非國討亦當兩書名氏。但殺之者尉止司臣之徒皆非卿也。非卿則名氏不合。見經故稱之為盜。凡言其者是其所有也。君是臣之君。故書弒其君。臣是君之臣。故書殺其大夫。盜者寇賊之名。賤之不繫於國。被殺者非盜之所有。既以盜為文。故不得言其大夫。若如他物殺之。然哀四年盜殺蔡侯申。注云賤者故稱盜。不言弒其君。賤盜也。文十六年公羊傳曰大夫弒君稱名氏。賤者窮諸人大夫相殺稱人。賤者窮諸盜其義雖不可通於。成鄭虎牢。伐鄭諸侯各受左氏其言賤盜之意則同。楚公子貞帥師救鄭。不敘諸侯。復扶又反。

春秋左傳卷三十一

君臣朝會不同於例亦猶楚之初始是言吳未知稱爵也。夏五月甲午遂滅偃

陽。偃陽姓國今彭城傳陽縣也因祖會而滅之故。疏曰遂。偃徐甫目反又彼力反本或作逼。音云。注。偃陽至日遂。正義曰偃陽姓傳文也。鄭語云姓鄆鄆路偃陽也。遂者因上事生下事之辭。此因祖會而遂滅偃陽。雖復隔以日月文猶繫於會祖。因會祖而始謀滅之故言遂也。公至自會。楚

公子貞鄭公孫輒帥師伐宋。晉師伐秦。荀營不親。疏。注。荀營至兵也。正義曰傳稱荀營伐兵也。秦而經不書營知營不親兵以師告也。秋莒

人伐我東鄙。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齊世子光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伐

鄭。齊世子光先至於師為。疏。注。齊世至滕上。正義曰盟主所尊故在滕上。周禮典命諸侯之適子誓於天子攝其君則下其君之禮一等。未誓則以皮帛繼子男鄭立云誓猶命也。言誓者用天子既命以為之嗣也。十九年

傳云光之立也列於諸侯矣則光是未誓者也。法當繼於子男之下。相之會列於小邾之下。是其正也。於此伐也。傳稱崔杼使大子光先至於師。故長於滕。晉悼以齊是大國。光復先至心善其共遂進其班為盟主。所尊故在滕上。言其非正法也。

冬盜殺鄭公子駢公子發公孫輒。非國討也。名氏殺者非卿故稱盜以。疏。注。非國至大夫。正義曰若盜為文故不得言其大夫。國家討而殺之則舉國名言殺其大夫。若非國討兩下相殺則兩書名氏。王札子殺召伯毛伯是也。此非國討亦當兩書名氏。但殺之者尉止司臣之徒皆非卿也。非卿則名氏不合。見經故稱之為盜。凡言其者是其所有也。君是臣之君。故書弒其君。臣是君之臣。故書殺其大夫。盜者寇賊之名。賤之不繫於國。被殺者非盜之所有。既以盜為文。故不得言其大夫。若如他物殺之。然哀四年盜殺蔡侯申。注云賤者故稱盜。不言弒其君。賤盜也。文十六年公羊傳曰大夫弒君稱名氏。賤者窮諸人大夫相殺稱人。賤者窮諸盜其義雖不可通於。成鄭虎牢。伐鄭諸侯各受左氏其言賤盜之意則同。楚公子貞帥師救鄭。不敘諸侯。復扶又反。

春秋左傳卷三十一

君臣朝會不同於例亦猶楚之初始是言吳未知稱爵也。夏五月甲午遂滅偃

陽。偃陽姓國今彭城傳陽縣也因祖會而滅之故。疏曰遂。偃徐甫目反又彼力反本或作逼。音云。注。偃陽至日遂。正義曰偃陽姓傳文也。鄭語云姓鄆鄆路偃陽也。遂者因上事生下事之辭。此因祖會而遂滅偃陽。雖復隔以日月文猶繫於會祖。因會祖而始謀滅之故言遂也。公至自會。楚

公子貞鄭公孫輒帥師伐宋。晉師伐秦。荀營不親。疏。注。荀營至兵也。正義曰傳稱荀營伐兵也。秦而經不書營知營不親兵以師告也。秋莒

人伐我東鄙。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齊世子光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伐

鄭。齊世子光先至於師為。疏。注。齊世至滕上。正義曰盟主所尊故在滕上。周禮典命諸侯之適子誓於天子攝其君則下其君之禮一等。未誓則以皮帛繼子男鄭立云誓猶命也。言誓者用天子既命以為之嗣也。十九年

傳云光之立也列於諸侯矣則光是未誓者也。法當繼於子男之下。相之會列於小邾之下。是其正也。於此伐也。傳稱崔杼使大子光先至於師。故長於滕。晉悼以齊是大國。光復先至心善其共遂進其班為盟主。所尊故在滕上。言其非正法也。

冬盜殺鄭公子駢公子發公孫輒。非國討也。名氏殺者非卿故稱盜以。疏。注。非國至大夫。正義曰若盜為文故不得言其大夫。國家討而殺之則舉國名言殺其大夫。若非國討兩下相殺則兩書名氏。王札子殺召伯毛伯是也。此非國討亦當兩書名氏。但殺之者尉止司臣之徒皆非卿也。非卿則名氏不合。見經故稱之為盜。凡言其者是其所有也。君是臣之君。故書弒其君。臣是君之臣。故書殺其大夫。盜者寇賊之名。賤之不繫於國。被殺者非盜之所有。既以盜為文。故不得言其大夫。若如他物殺之。然哀四年盜殺蔡侯申。注云賤者故稱盜。不言弒其君。賤盜也。文十六年公羊傳曰大夫弒君稱名氏。賤者窮諸人大夫相殺稱人。賤者窮諸盜其義雖不可通於。成鄭虎牢。伐鄭諸侯各受左氏其言賤盜之意則同。楚公子貞帥師救鄭。不敘諸侯。復扶又反。

春秋左傳卷三十一

君臣朝會不同於例亦猶楚之初始是言吳未知稱爵也。夏五月甲午遂滅偃

陽。偃陽姓國今彭城傳陽縣也因祖會而滅之故。疏曰遂。偃徐甫目反又彼力反本或作逼。音云。注。偃陽至日遂。正義曰偃陽姓傳文也。鄭語云姓鄆鄆路偃陽也。遂者因上事生下事之辭。此因祖會而遂滅偃陽。雖復隔以日月文猶繫於會祖。因會祖而始謀滅之故言遂也。公至自會。楚

公子貞鄭公孫輒帥師伐宋。晉師伐秦。荀營不親。疏。注。荀營至兵也。正義曰傳稱荀營伐兵也。秦而經不書營知營不親兵以師告也。秋莒

人伐我東鄙。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齊世子光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伐

鄭。齊世子光先至於師為。疏。注。齊世至滕上。正義曰盟主所尊故在滕上。周禮典命諸侯之適子誓於天子攝其君則下其君之禮一等。未誓則以皮帛繼子男鄭立云誓猶命也。言誓者用天子既命以為之嗣也。十九年

公至自伐鄭無傳

傳十年春會于祖會吳子壽夢也壽夢吳子乘

疏注壽夢吳子乘。正義曰十二年吳子乘卒是也。服虔云壽夢發聲吳蠻夷言多發聲數語共成一言壽夢一

言也。經言乘傳言壽夢欲使學者知之也。然壽夢與乘聲小相涉服以經傳之異即欲使同之。然則餘祭戴吳豈復同聲也。當是名字之異故未言之。

三月癸丑齊高厚相大子光以先

會諸侯于鍾離不敬吳子未至光從東道與東諸侯

高固子也。癸丑月二十**疏**注吳子至六日。正義曰言先

六日。相息亮反。下同。會諸侯則是會期未到。故知吳

子未至而諸侯自會也。相與鍾離相近地在宋之東南。知光

從東道與東方諸侯遇。蓋邾莒滕薛之徒自相會遇也。本非

期會之地。會亦不以告魯。故不書也。如杜注則吳子未至

亦未赴於祖而上注云吳子在祖。諸侯往會之者。吳子元遣

告晉言已至祖而已。非晉侯自期於祖。召吳子使赴也。戚之

會則吳子在善道。召使赴戚。故與諸國同序於列也。杜明言

癸丑是三月二十六日。下四月戊午云。月一日五月庚寅云。

月四日甲午云。月八日所以明言日者。欲證前九年閏月為

門五日於上下日月相當。故杜備言其日也。劉炫曰。杜言士

癸丑二十六日者。見與下四月一日會相近。知非二會也。

莊子曰。高子相大子以會諸侯。將社稷是衛

而皆不敬厚與光棄社稷也。其將不免乎為十

齊殺高厚二十五夏四月戊午會于祖經書春書始行

年弑其君光傳必行還乃書何則。初去之時。未知所會。幾國豈得即書會也。

疏注經書春書始行。正義曰。傳言夏會而經書春。知經

書始行。傳言會日也。諸赴盟會者。初去告行而已。盟會

必行還乃書何則。初去之時。未知所會。幾國豈得即書會也。

明其皆是行還告廟乃書之耳。但所書者。或追記發國之初

或即書所會之日。此會祖以其經傳不同。乃知春行夏會其

餘傳無會日。亦應有如此者。如此之類。是追記初行也。二十

年六月庚申公會晉侯云云。于澶淵成。五年十二月巳丑公

會晉侯云云。于蟲牢。如此之類。是即書會日也。此蓋舊無定

法。史官不同。晉荀偃士句請伐偃陽而封宋向

故立文異耳。

春秋疏卷三十一

三

戊焉

以宋常事晉而向戌有賢行故欲封之為附庸○行下孟反

荀營曰城小而

固勝之不武弗勝為笑固請丙寅圍之弗克

丙寅四月九日

孟氏之臣秦董父輦重如役

董父孟獻子家臣步挽重

車以從師○董

疏

輦重如役○正義曰重者車名也載物必重謂之重人挽以行謂之輦軍行以

載器物止則以為藩營此人挽此重車以從役也宣十二年解已具之

偃陽人啓門諸侯

之士門焉

見門開

縣門發耶人統挾之以出

門者

門者諸侯之士在門內者也統耶邑大夫仲尼父叔梁紇也耶邑魯縣東南莖城是也言統多力挾舉縣

門出在內者○縣音玄注及下同耶側留反統恨

疏

縣門至門發反挾烏穴反徐又古穴反出如字一音屈遂反

者○正義曰縣門者編版廣長如門施關機以縣門上有寇則發機而下之諸侯之士攻偃陽之門已有人者縣門乃發

耶人統挾而舉之以出門者謂攻門者也統為耶邑大夫公邑大夫皆以邑名冠之呼為某人孔子之父名紇字叔

梁古人名字並言者皆先字而後名故史記孔子世家稱為叔梁紇也服虔云挾擲也謂以木擲挾縣門使舉令下容人出也門者下屬為句狄虎彌建大車之輪而蒙之以甲以

為櫓

狄虎彌魯人也蒙覆也櫓大楯○虎音斯彌徐音彌一音武脾反櫓音魯楯常尹反又音尹

左

執之右拔戟以成一隊

百人為隊○隊徒對反徐徒猥反

疏

狄虎至一

隊○正義曰鄭玄云大車平地載任之車也考工記車人為車柯長三尺大車轂長半柯輪崇三柯是輪高九尺其車圍圓周二丈七尺建立也立此大車之輪而覆之以甲以為櫓也考工記及長尋有四尺車戟常崇於及四尺八尺曰尋倍尋曰常則戟長一丈六尺也隊是行列之名百人為隊相傳為然成一隊者言其當百人也○孟獻子曰

詩所謂有力如虎者也

詩邶風也

主人縣布董

父登之及堞而絕之

偃陽人縣布以試外勇者○堞音牒徐養涉反隊則

又縣之蘇而復上者三主人辭焉乃退

主人嘉其勇故

辭謝不復縣布。隊直類反復扶又。疏。蘇而復上。正義曰宣八年傳曰晉

人獲秦謀殺諸絳市六日而蘇則蘇者死而更生之。帶其名也。董父隊而問絕似若死然得蘇悟而復緣布上。帶其

斷以徇於軍三日。帶其斷布以示勇。諸侯之師

久於偃陽荀偃士句請於荀罃曰水潦將降

懼不能歸。向夏恐有久雨從丙寅至庚寅。請班師。班

也。知伯怒。知伯荀罃。投之以机出於其間。出偃句

机本又。曰女成一事後告余。二事伐偃陽封向戌

同。余恐亂命以不女違。既成改之。女既勤君而

興諸侯牽帥老夫以至於此既無武守。無武功

而又欲易余罪曰是實班師不然克矣。謂偃句

余羸老也可重任乎。不任受女。此責。羸劣危。七

日不克必爾乎取之。言當取女以。五月庚寅。月四

荀偃士句帥卒攻偃陽親受矢石。躬在矢石間。

疏。注躬在矢石間。正義曰服虔云古者以石為箭鏃引

鏃若石是箭鏃則猶是矢也何須矢石並言杜言在矢石間

則不以石為矢也周禮職金凡國有大故而用金石則掌其

令鄭玄云用金石者作槍雷之屬雷即礮也兵法守城用礮

石以擊攻者陳思王征蜀論云下礮成雷榛殘木碎是也。

甲午滅之日。書曰遂滅偃陽言自會也。言其因

國非。疏。注言其至之也。正義曰僖四年公會齊侯云云

之也。疏。侵蔡蔡潰遂伐楚二十三年齊侯伐衛遂伐晉如

此之類一行而有二事者法當言遂遂非善惡之名而此傳

特云書曰遂滅偃陽言自會也則知此言遂者有非之意

所以然者彼因伐遂伐本謀伐行兵容可一舉而伐兩國會

非征伐之事荀偃士句於會始請則偃陽無大罪諸侯無宿

言其因

會以滅

謀因會滅人情在可責傳稱言自會也是尤其從會行也釋例云會以訓上下敘德刑遂滅偃陽言滅生於會非本意也是言因會以滅國非之事也書曰者是重尼新意則以舊史不然本蓋別書諸侯滅偃陽仲尼改之而言遂耳

與向戌向戌辭曰君若猶辱鎮撫宋國而以

偃陽光啓寡君羣臣安矣其何貺如之言見賜之厚無

過此。貺音況賜也疏光啓寡君。正義曰光昭若專賜臣是

臣與諸侯以自封也其何罪大焉敢以死請

乃予宋公。宋公享晉侯于楚丘請以桑林

桑林殷天子之樂名疏注桑林至樂名。正義曰若非天子之樂則

辭明其非常樂也宋是殷後得用殷樂知桑林是殷天子之

樂名也經典言樂殷為大護而此復云桑林者蓋殷家本有二樂如周之大武象舞也名為大護則傳記有說湯以寬政治民除其邪虐言能覆護下民使得其所故名其樂為大護

其曰桑林先儒無說唯書傳言湯伐桀之後大旱七年史卜日當以人為禱湯乃剪髮斷瓜自以為牲而禱於桑林之社而雨大至方數千里或可禱桑林以得雨遂以桑林名其樂也皇甫謐云殷樂一名桑林以桑林為大護別名無文可馮未能察也荀營辭之讓荀偃士句曰諸侯宋魯於是

觀禮宋王者後魯以周公故魯有禘樂賓祭用之

禘三年大祭則作四代之樂別祭疏注禘三年大祭則作

羣公則用諸侯樂。禘大計反。疏四代之樂別至樂侯

○正義曰明堂位云季夏六月以禘禮祀周公於大廟朱干

玉戚冕而舞大武皮弁素積禘而舞大夏彼禘祭唯用大武

大夏而不言韶護以二十九年魯為季札舞四代之樂知四

代之樂魯皆有之明堂位云凡四代之服器魯兼用之禘是

三年大祭禮無過者知禘祭於大廟則作四代之樂也禮唯

周公之廟得用天子之禮知其別祭羣公則用諸侯之樂諸

侯之樂謂時王所制之樂大武是也然則禘是禮之大者羣

公不得與同而於賓得同禘者敬鄰國之賓故得用大

祭之樂也其天子享諸侯亦同祭樂故大司樂云大祭祀王

出入奏王夏尸出入奏肆夏牲出入奏昭夏大饗不入牲其

他如祭祀鄭注云不入牲不奏昭夏王出入賓出入亦奏王
夏奏肆夏又禮記祭統云大嘗禘升歌清廟下而管象是祭與享賓用樂同
居云兩君相見亦升歌清廟下而管象是祭與享賓用樂同
也而荀瑩云我辭禮矣沈氏云嘉樂不野合故也魯之禘祭
用四代樂則天子禘用六代樂也鄭康成義以為禘禘各異
禘大禘小天子禘用六代之樂禘用四代之樂魯有禘樂謂
有周之禘祭之樂非左氏義也劉炫云禘是大禮賓得與同
者享賓用樂禮傳無文但賓禮既輕必異於禘魯以享賓當
時之失用之已久遂以為常荀偃士甸引過謬之事以誥晉
侯使聽宋耳魯以禘樂享賓猶以十一牢為士鞅吳以引徵
百牢亦非正也
宋以桑林享君不亦可乎
言其天樂也舞師
題以旌夏
師樂師也旌夏大旌也題識也以大旌表識
其行列○題大兮反夏戶雅反注同識申志
反又如字下**疏**
舞師題以旌夏○正義曰舞師樂人之師
同行戶郎反主陳設樂事者也謂舞初入之時舞師建
旌夏以引舞人而入以題識其舞人之首故晉侯卒見
懼而退入于房也謂之旌夏蓋形制大而別為之名也
晉
侯懼而退入于房
旌夏非常卒見之人心卒寸忽反
去旌卒

享而還及著雍疾
晉侯疾也著雍晉地○去起呂反
著徐都慮反一音除慮反雍於用

卜桑林見
祟見於卜兆○見賢
遍反注同崇息遂反
荀偃士甸欲奔請

禱焉
奔走還宋禱謝
○禱于老反
荀瑩不可曰我辭禮矣彼

則以之
以用
猶有鬼神於彼加之
言自當加
罪於宋
晉

侯有間
間疾差也○
差初賣反
以偃陽子歸獻于武宮謂

之夷俘
諱俘中國故謂之
夷○俘芳夫反
疏
謂之夷俘○正義曰昭十
七年晉荀吳滅陸渾之戎

獻俘于文宮不言謂之夷俘彼真是戎也此言謂之夷俘明
非夷而謂之夷知其諱俘中國改名之也莊三十一年傳例
曰凡諸侯有四夷之功則獻于王中國則否中國之俘既不
合獻王故獻廟亦諱知其無罪內慙於心故諱之謂之夷俘

偃陽妘姓也使周内史選其族嗣納諸霍人

禮也
霍晉邑內史掌爵祿廢置者使選偃陽宗族賢者令
居霍奉妘姓之祀善不滅姓故曰禮也使周史者示

有王命。○令力呈。**疏**注霍晉至王命。○正義曰：霍是舊國，反下令在勸令同。閔元年晉獻公滅之，以為晉邑也。內史掌爵祿廢置，周禮內史職文也。禮天子不滅國，諸侯不滅姓，其身有罪宜廢者，選其親而賢者更紹立之。論語所云興滅國，繼絕世者，謂此也。晉侯以偏陽之罪，不合絕祀，故歸諸天子。使周內史選偏陽宗族賢者繼嗣偏陽之後，令居晉之霍邑，以奉姬姓之祀。依鄭語及世本，皆云偏陽姬姓，是祝融之孫。陸終第四子求言之後，虞夏以來，世祀不絕。今復繼之，善其不滅姓，故曰禮也。晉侯不自選其人，而使周內史者，諸侯不得專封，示有王命不自專也。言納諸霍人者，此霍邑或稱霍人，猶如晉邑謂之柏人也。必知霍人為霍邑者，班固漢書樊噲傳云：攻霍人是霍人，邑名也。劉炫云：霍晉邑人掌邑大夫，猶鄒邑大夫稱鄒師歸孟獻子以秦董父為人統蓋使為晉附庸也。

母 宋地。○嘗子。斯反。母音無。 **庚午圍宋門于桐門。** 不成圍而攻其城門。

右 嘉其勇力。 **生秦不茲事仲尼。** 言二父以力相尚，子事仲尼以德相高。秦不茲一本作。

六月楚子囊鄭子耳伐宋師于訾

晉荀罃伐秦報其侵也。 侵在九年。 **衛侯救宋師于襄牛鄭子展曰必伐衛不然是不與楚也得**

罪於晉又得罪於楚國將若之何子駟曰國

病矣。 師數出疲病也。數所角反。疲音皮。 **子展曰得罪於二大國必**

亡病不猶愈於亡乎諸大夫皆以為然故鄭

皇耳帥師侵衛楚令也。 亦兼受楚之勅命也。皇耳皇成子。 **孫文子**

卜追之獻兆於定姜姜氏問繇。 繇直救反。 **疏** 注繇

兆辭。○正義曰：周禮大卜掌三兆之法。一曰玉兆，二曰瓦兆，三曰原兆。其經兆之體皆百有二十，其頌皆千有二百。鄭玄云：頌謂繇也。是言灼龜得兆，其兆各有繇辭，即下三句是也。此傳唯言兆有此辭，不知卜得何兆，但知舊有此辭，故卜者得據以荅姜耳。其千有二百皆此類也。此繇辭皆韻，古人曰讀雄與陵為韻，詩無羊正月皆以雄韻蒸韻，陵是其事也。

兆如山陵有夫出征而喪其雄姜氏曰征者喪雄禦寇之利也大夫圖之衛人追之孫蒯獲鄭皇耳于犬丘蒯孫林父子。喪息浪反。下同。禦魚呂反。蒯苦怪反。秋

七月楚子囊鄭子耳伐我西鄙於魯無所恥諱而不書其義未

聞疏注於魯至未聞。正義曰服虔云不書諱從晉不能服鄭旋復為楚鄭所伐恥而諱之也杜以從盟主而

不能服叛國於魯未足為恥被伐無所可諱故云其義未聞還圍蕭八月丙寅克

之蕭宋邑九月子耳侵宋北鄙孟獻子曰鄭其有

災乎師競已甚競爭競也。爭爭鬪之爭下文有之爭同周猶不堪競

況鄭乎周謂天王有災其執政之三士乎鄭簡公幼少子駟爭

國子耳秉政故知三士任其禍也為下。莒人間諸侯盜殺三大夫傳。少詩照反任音王。

之有事也故伐我東鄙諸侯有討鄭之事。間間廁之間。諸侯

伐鄭齊崔杼使大子光先至于師故長於滕大夫宜賓之以上卿而今晉悼以一時之宜巴西師于

牛首鄭地。初子駟與尉止有爭將禦諸侯之

師而黜其車禦牛首師也。黜減損也。尉止獲又與之爭獲四子

駟抑尉止曰爾車非禮也言女車猶多過制。疏注言女

正義曰前已減損其車復云爾車非禮明是仍嫌車多言其過制大夫之制不知車當幾乘從軍之車未必制有定限子

駟心憎尉止嫌其豪富本意不為過禮制也遂弗使獻不使獻所獲初子駟為

田洹司氏堵氏侯氏子師氏皆喪田焉洹田畔洹也子

駟為田洹以正封疆而侵四族田。洹況域反。堵音者或丁古反喪息浪反下同疆居良反。疏注洹田

至族田

正義曰考工記匠人為溝洫耜廣五寸二耜為耦一耦之伐廣尺深尺謂之畝田首倍之廣二尺深二尺謂之遂九夫為井井間廣四尺深四尺謂之溝方十里為成成間廣八尺深八尺謂之洫方百里為同同間廣二尋深二仞謂之澮然則溝洫俱是通水之路相對大小為異耳皆於田畔為之故云田畔溝也為田造洫故稱田洫此四族皆是富家占田過制子駟為此田洫正其封疆於分有剩則減給他人故正封疆而侵四族田也小司徒云九夫為井四井為邑四邑為丘四丘為甸四甸為縣四縣為都故五族聚羣不逞之人注云此謂都鄙采地之制也

因公子之徒以作亂八年子駟所殺公子嬰等之黨於是子駟當國攝君事也子國為司馬子耳為司

空子孔為司徒冬十月戊辰尉止司臣侯晉

堵女父子師僕帥賊以入晨攻執政于西宮

之朝公殺子駟子國子耳劫鄭伯以如北宮

子孔知之故不死子孔公子嘉也知難不告利得其處也為十九年殺公子嘉傳○難乃且慮反書曰盜三尸無大夫焉尉止等五人皆士也大夫謂卿子西

聞盜不徹而出子西公孫夏子駟子尸而追盜先臨

盜入於北宮乃歸授甲臣妾多逃器用多

喪子產聞盜子國為門者置守庀羣司具眾官○

閉府庫慎閉藏完守備成列而後出兵車十

七乘千二百七十五人○藏才浪反尸而攻盜於北

宮子驕帥國人助之殺尉止子師僕盜眾盡

死侯晉奔晉堵女父司臣尉翩司齊奔宋尉

子孔當國代子為載書以位序聽

尉止子司齊司子孔當國代子為載書以位序聽

政辟

自羣卿諸司各守其職位以受執政之法不與同

疏

注

羣至朝政。正義曰：於時鄭伯幼弱，政在諸卿，國事相與議之，不得一人獨使。子孔性好專權，自以身既當國，望其一聽於已，新經禍亂，與大夫設盟為盟，載之書曰：自羣卿諸司以下，皆以位之次序一聽執政之法，悉皆稟受成旨，不得干與朝政。令其權柄在已也。大夫諸司門子不順，子產謂之專欲，難成。謂此也。服虔云：鄭舊世卿，父死，子代，今子孔欲擅改之，使以次先為士大夫，乃至卿也。若如服虔言，唯當門子恨耳。何由大夫諸司亦不順也？子孔若為此法，即是自害其子。子孔之子亦當恨何獨他家門子乎？焚書倉門，則還依舊法。舊法若父死，子代，子產即應代父，何由十九年始立為卿？大

夫諸司門子弗順，將誅之。

子孔欲誅不順者。

子產止之。

請為之焚書。

既止子孔又勸令燒除載書。為于僞反。

子孔不可曰為

書以定國，眾怒而焚之，是眾為政也。國不亦

難乎？

難以至治。治直吏反。

子產曰：眾怒難犯，專欲難成。

合二難以安國，危之道也不如焚書以安眾。

子得所欲。

欲為政也。

眾亦得安，不亦可乎？專欲無

成，犯眾興禍，子必從之，乃焚書於倉門之外。

眾而後定。

不於朝內燒欲使遠近見所燒。

諸侯之師城虎牢

而戍之，晉師城梧及制。

欲以偏鄭也不書城魯不與也。梧制皆鄭舊地。梧音吾。

士魴、魏絳戍之，書曰：戍鄭虎牢，非鄭地也。言

將歸焉。

二年晉城虎牢而居之。今鄭復叛，故脩其城而置戍。鄭服則欲以還鄭，故夫子追書繫之于鄭，以見

晉志。復扶又反。疏。諸侯至歸焉。正義曰：如此傳文，諸見賢，遍反，下同。疏。侯戍虎牢，士魴、魏絳戍梧與制耳。其虎牢之內亦應更有晉戍也。二年晉城虎牢，則虎牢久已屬晉，非復鄭有。今繫鄭者，晉侯之意。鄭人若服，將歸之焉。善晉侯故探其心而繫之鄭也。釋例曰：虎牢，鄭之郊，竟晉人既有之矣。又城而居之，將以脅鄭，鄭畏而強服，遇楚而復叛。八年

之間一南一北至於數四晉悼慮其未已故大城置戍先以示威鄭服之日釋戍而歸之德立刑行故能終有鄭國春秋深書其本心善之也鄭及晉平。楚子囊救鄭十一月諸

侯之師還鄭而南至於陽陵。還統也陽陵鄭地。還本亦作環戶關反。

徐音患注同楚師不退知武子欲退曰今我逃楚楚

必驕驕則可與戰矣。武子荀營欒黶曰逃楚晉之

恥也合諸侯以益恥不如死我將獨進師遂

進巳亥與楚師夾潁而軍。潁水出城陽至下蔡入淮。潁音穎。子矯

曰諸侯既有成行必不戰矣。言有成去之志從之將退

不從亦退。從也退楚必圍我猶將退也不如從

楚亦以退之。楚以退霄涉潁與楚人盟。夜渡畏晉知之欒黶

欲伐鄭師。伐涉潁者荀營不可曰我實不能禦楚又

不能庀鄭鄭何罪不如致怨焉而還。致怨為後伐之資。

禦魚呂反庀必利反今伐其師楚必救之戰而不克為諸

侯笑克不可命。勝負難要不可命以必克。要一遙反。不如還也丁

未諸侯之師還侵鄭北鄙而歸。欲以致怨楚人亦還

鄭服故也。王叔陳生與伯輿爭政。二子王卿士。輿本又作與音同。王

右伯輿。右助。右音又注同。王叔陳生怒而出奔及河王

復之。欲奔晉殺史狡以說焉。說王叔也。狡古卯反說音悅注同又如字。

不入遂處之。處叔河上晉侯使士匄平王室王叔

與伯輿訟焉。爭曲直王叔之宰。宰家臣與伯輿之大

夫瑕禽

瑕禽伯與屬大夫

坐獄於王庭

獄訟也周禮命夫命婦不躬坐獄訟故使

宰與屬大夫對爭曲直

士甸聽之王叔之宰曰簞門閭竇

之人而皆陵其上其難為上矣

簞門柴門閭竇小戶穿壁為戶上銳

下方狀如圭也言伯與微賤之家

瑕禽曰昔平王東

遷吾七姓從王牲用備具王賴之而賜之駢

旄之盟

平王徙時大臣從者有七姓伯與之祖皆在其中主為王備犧牲共祭祀王恃其用故與之盟使世

守其職駢旄赤牛也舉駢旄者言得重盟不以犬雞。從才用反注同又如字駢息營反字林許營反旄音毛為子偽反

共音

疏

注平王至犬雞。正義曰七姓從王從王之大臣有七姓也瑕禽言伯與之祖是七從之一言其世

貴也其祖為王主備犧牲以共祭祀王家牲用備具王恃賴之言其世有功也平王初遷國家未定故與大臣結盟令使

世掌其職也周禮牧人陽祀用駢牲檀弓云用人尚赤牲用駢尚書洛誥云文王駢牛一武王駢牛一諸言駢皆是赤牛

則知此駢旄是赤牛也旄謂尾也共旄旗之用故其字從旄

失職若簞門閭竇其能來東底乎且王何賴焉

也政以賄成

言我若貧賤何能來東使王恃其用而與之盟邪底至也。底音旨

今自王叔之相

也政以賄成

隨財制政

而刑放於寵

寵臣專刑

罰放赦之事在於寵臣

官之師旅不勝其富

師旅之長皆受賂

吾能無

簞門閭竇乎

言王叔之屬富故使吾貧

疏也言財多故不可用盡不能

唯大國圖之

圖猶議也

下而無直則何謂正矣

正者不失下之直

疏

下而至正矣。正義曰凡在上正定

何或作可誤也。在下須明在下曲直瑕禽自云已有直理不被上知則是使下無直在上何謂正矣故云正者不

失下之直也劉炫云七年傳云正直為正正曲為直晉斷王朝之獄乃以下正上宣子若在下而無直心何以謂之為正也勸宣子使心正矣

范宣子曰天

子所右寡君亦右之所左亦左之

宣子知伯與直不欲自專故推

之於王。右音又下同左。音佐下同左右亦並如字。

疏天子至左之。正義曰人有

助者為右不助者為左宣子知伯與直故從王之所助也。

使王叔氏與伯與合要

合要

王叔氏不能舉其契

要契之辭。契。苦計反注同。

疏使王至

正義曰周禮卿士職云辯其獄訟異其死刑之罪而要之鄭玄云要之為其罪辭如今劾矣彼謂官人略取罪狀為其要約之辭如今斷事也漢世名斷獄為劾故云如今劾矣此言要辭亦是辭之要約如今辯答也合要者使其各為要約言語兩相辯答伯與辭直王叔無以應之故不能舉其要約之辭也。

告也單靖公為卿士以相王室

代王叔

經十有一年春王正月作三軍

增立中軍萬二千五百人為軍

注增立至為軍。正義曰昭五年云合中軍明此年作而彼年舍故知舊有二軍今增立中軍也。然則正是作中軍耳而

云作三軍者傳言三子各毀其乘則舊時屬已之乘毀之以足成三軍是舊軍盡廢而全改作之故云作三軍也。杜見其以三改二復據彼中軍之文故言增立中軍耳。萬二千五百人為軍。周禮夏官序文。

郊不從乃不郊

無傳

疏夏四至不郊。正義曰此四月

三月三十而四月又一下也。止言不郊不言免牲免牛蓋不以其禮免直使歸其本牧而已故不書也。

鄭公會晉侯宋公衛侯

曹伯齊世子光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

邾子伐鄭

世子光至復在莒子之先故晉悼亦進之。復扶又反。

疏

注世子至進之。正義曰劉炫以為序莒上者直是先至非為先莒。今知不然者往年傳云齊大子光先至于師故長於滕是前經為先滕至序在滕子之上。今經序在莒子之先明知亦先莒而至也。若非先莒而至唯當還序滕子上耳。劉炫无所依馮直云先至更長之而規杜氏非也。

○秋七月己未同盟于亳城北

伐鄭而書同盟鄭與盟可知毫薄洛反徐扶各反與音預。公至自伐鄭無傳。楚

子鄭伯伐宋。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齊

世子光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伐

鄭晉遂尊光會于蕭魚鄭服而諸侯會蕭魚鄭地公至自會無傳以會至者

觀兵而不疏注以會至侵伐。正義曰劉炫云杜釋例自

果侵伐辭何為此注而云不果侵伐今知劉說非者凡云或以始致

或以終致皆據實有伐事今據傳文云觀兵于鄭東門是則

實無伐事故云不果侵伐。楚人執鄭行人良霄良霄

劉不達此意而規杜非也。冬秦人伐晉公孫輒子伯有也。霄音消

傳十一年春季武子將作三軍魯本無中軍唯上下二軍皆屬於上

有事三卿更帥以征伐季氏欲專其民疏注魯本至改作

人故假立中軍因以改作。更音庚

年舍中軍知此時作者作中軍是魯本无中軍也以閔元年

晉侯作二軍謂之上軍下軍知魯有二軍亦名上下軍也此

言請為三軍各征其軍知往前二軍皆屬公也明其有事則

三卿更互帥之以征伐耳三卿不得專其民也此時襄公幼

弱季氏世秉魯政因公之少欲專其民故假立中軍因以改

作也禮明堂位云成王封周公於曲阜地方七百里其時必

有三軍也詩魯頌閟宮頌僖公能復周公之宇云公徒三萬

鄭玄云大國三軍合三萬七千五百人言三萬者舉成數也

則僖公復古制亦三軍矣蓋自文公以來霸主之令軍多則

貢事自減為二軍耳非是魯眾不滿三軍也若然昭五年舍

中軍書之於經往前若減一軍亦應書之而經不書者作三

軍與舍中軍皆是變故改常卑弱公室季氏秉國權專擅改

作故史特書之耳若國家自量疆弱其軍或減或益國史不

須書也何則僖公復古始有三萬則以前无三萬矣僖公作

亦不書何怪舍不書也蘇氏亦云僖公之時實有三軍自文

以後舍其一軍不書者非是故有所舍故不書蘇氏又云鄭

注詩公徒三萬以為三軍鄭荅臨頌之問云公徒三萬為二

凡起徒役元過家一人是家出一人故鄉為一軍天子六軍
出自六鄉則大國三軍出自三鄉其餘公邑采地之民不在
三軍之數季武子今為三軍則異於是矣以魯國屬公之民
皆分為三亦謂之三軍其軍之民不啻一萬二千五百家也
何則魯國合竟之民屬公者豈唯有三萬七千五百家乎明
其決不然矣由此言之此作三軍與禮之三軍名同而實異
也春秋之世兵革遞興出軍多少量敵疆弱劫寇未息卒士
盡行士卒之數無復定準成二年牽之戰晉車八百乘計有
六萬人唯三卿帥之昭十三年平丘之會晉叔向云寡君有
甲車四千乘在計四千士卒成二十四軍爾時晉國唯立三
軍則甲車四千屬三軍耳其軍豈止一萬二千五百人乎昭
八年魯蒐于紅傳稱革車千乘千乘之眾充三軍之數明知
此分合竟之民以為三軍軍之所統其數異於禮也膏肓何
休以為左氏說云尊公室休以為與舍中軍義同於義左氏
為短鄭康成箴云左氏傳云作三軍三分公室各有其一謂
三家始專兵甲卑公室云左氏說者尊公室失左氏意遠矣
義符也

告叔孫穆子曰請為三軍各征其軍

稅也三家各征其軍
疏注征賦至家屬。正義曰周禮大司徒以土均之法制天下之地征

王制云市廛而不稅關譏而不征經典之文通謂賦稅為征
故云征賦稅也往者前民皆屬公公稅其民以分賜羣臣今武
子欲令民即屬己已所應得自稅取之恐穆子不從故先言
之請分國內之民以為三軍三家各自征稅其軍之家屬冀
望穆子亦便於己而從其計也言軍之家屬者丁
壯從軍者官無所稅其家屬不入軍者乃稅之耳
穆子曰
政將及子子必不能
政者霸國之政令禮大國三軍重故憂不能堪
疏注政者至能堪。正義曰於天子衰微政在不能堪。霸主霸主量國大小責其貢賦若為三軍則是次國若作三軍則為大國大國之制貢賦必重故云霸主重貢之政將及於子子必不能堪之憂其不能堪之言三軍不可為也魯為三軍二軍國之大小同耳但作三軍則自同大國自同大國則霸主必依大國責其貢重也
武子
固請之穆子曰然則盟諸
穆子知季氏將復變易故盟之。復扶又反
乃盟諸僖闕
僖公之門
疏注僖宮之門。正義曰釋宮云衙門謂之闕孫炎曰巷舍間道也李巡曰闕巷頭門也
詛諸五父之衢
五父衢道以此知僖闕是僖公之廟門也

名在魯國東南詛以禍福之言相要。正月作三軍二

詛側慮反父音甫衢其俱反要一遙反。分公室而各有其一。三子各毀其乘。

軍乘分以足成三軍。乘繩證反注。疏注壞其至三軍。及下並同壞音怪足將住反亦如字。疏正義曰往前三軍皆屬公國家自有二軍若非征伐不屬三子故三子自以采邑之民以為己之私乘如子產出兵車十七乘之類是其私家車乘也今既三分公室所分得者即是己有不須更立私乘故三子各自毀壞舊時車乘部伍分以足成三軍也壞者壞其部伍將領也令使各自屬其軍不復立私乘故也。季氏使其乘之人以其役

邑人者無征。使軍乘之人率其邑。不人者倍征。不入者則使公家倍征之當輸一而責其二也設利害以懼民毆之使入己

者則使公家倍征之設利病欲驅使入己故昭。五年傳曰季氏盡征之民辟倍征故盡屬季氏。疏倍征。正義曰其乘之人即所分得者國內三分有一之人也役謂共官力役則今之丁也邑謂賦稅若今之租調也以其役之與邑皆來入季氏者則无公征也若不以入季氏者則使公家倍征之當輸一而責其二也設利害以懼民毆之使入己

耳民畏倍征故盡歸季氏所分得者無一入公也知邑是賦稅者以言役邑入則役之與邑皆從民而入官也從民入官唯在力役與賦稅耳故知邑是賦稅也賦稅而謂之邑者賦稅所入若私邑然故以邑言之。孟氏使

半為臣若子若弟。取其子弟之半也四分其乘。孫氏使盡為臣。盡取子弟以。疏曰昭五年傳追說此事云季氏盡征之叔孫氏臣其子弟孟氏取其半焉叔孫氏臣其子弟不臣父兄謂取二分而二歸公也孟氏取其半又

如叔孫所取其中更取其半又以半歸公謂取一分而三歸公也彼傳順序此文顛倒傳意以叔孫為主而先說孟氏言孟氏如叔孫所得使其半為己之臣叔孫所得子與弟也此孟氏若子若弟是子弟中課取其一分分半以歸公也叔孫使子弟盡為己臣。不然不舍。制軍分民不如是則三家不

盟詛之本言。疏注制軍至未言。正義曰如上所分三家舍音捨。所得又各分為四季氏盡取四分叔孫取二分而二分歸公孟氏取一分而三分歸公公國民以為十

二三家得七公得五也舍謂舍故也制三軍分國民若不如

春大流卷三

孟氏使

孟氏使

孟氏使

孟氏使

孟氏使

孟氏使

孟氏使

孟氏使

孟氏使

孟氏使

孟氏使

孟氏使

孟氏使

孟氏使

孟氏使

是則三家不肯舍其故法而別改作也使盡為臣以上是序
事之辭不然不啻一句是要契之語故云此蓋三家盟詛之
本言盟詛本言必應詳具但史家略取其意而為之立文不復如本辭耳 ○鄭人患晉楚之

故諸大夫曰不從晉國幾亡幾近也。幾音機注同徐音畿楚

弱於晉晉不吾疾也疾急也晉疾楚將辟之何

為而使晉師致死於我言當作何計楚弗敢敵而

後可固與也固與晉也子展曰與宋為惡諸侯必

至吾從之盟楚師至吾又從之則晉怒甚矣

晉能驟來楚將不能吾乃固與晉大夫說之

使疆場之司惡於宋使守疆場之吏侵犯宋。說音悅疆居良反注同場音亦注同

宋向戌侵鄭大獲子展曰師而伐宋可矣若

我伐宋諸侯之伐我必疾吾乃聽命焉且告

於楚楚師至吾乃與之盟而重賂晉師乃免

矣言如此乃免於晉楚之難。難乃旦反夏鄭子展侵宋欲以致諸侯 ○四

月諸侯伐鄭己亥齊太子光宋向戌先至于

鄭門于東門傳釋齊太子光所以序莒上也向戌不書宋公在會故 其莫晉荀

罃至于西郊東侵舊許許之舊國鄭新邑。莫音暮 〔疏〕東侵舊

義曰昭十二年傳楚子云我伯父昆吾舊許是宅鄭人貪賴其田而不我與是舊許為鄭邑也謂之舊許明是許之舊國許南遷而鄭得之 衛孫林父侵其北鄙六月諸侯會于

北林師于向向地在潁川長社縣東北。向舒亮反 右還次于瑣北

而西為右還熒陽宛陵縣西有瑣侯亭。瑣素果反宛於阮反又於元反 圍鄭觀兵于南

門

觀示也

西濟于濟隧

濟隧水名。濟隧上子禮反下音遂

鄭人懼

乃行成秋七月同盟于亳范宣子曰不慎必

失諸侯慎敬威儀謹辭令諸侯道敝而無成能無貳乎

數伐鄭皆罷於道路乃盟載書曰凡我同盟毋蕙

年蕙積年穀而不分災。母音無下皆同蕙紆粉反母壅利專山川之利壅於勇反母

保姦藏罪人毋留慝速去惡。慝他得反下同去起呂反救災患恤禍

亂同好惡辨王室辨助也。好惡並如字或讀上呼報反下惡路反辨將丈反或

問茲命司慎司盟名山名川二司天神。問問廟之問茲命木或作茲

盟注二司天神。正義曰盟告諸神而先稱二司知其誤疏是天神也觀禮諸侯覲于天子為官方三百步壇十有二尋深四尺加方明于其上方明者木也方四尺設六色青赤白黑玄黃設六玉圭璋琥璜璧琮公侯伯子男皆就其

旂而立天子祀方明禮日月四瀆山川丘陵彼方雖不言盟其所陳設盟之禮也鄭玄云方明者上下四方神明之象也

會同而盟明神監之則謂之天之司盟有象者猶宗廟之有主乎天子巡守之盟其神主曰諸侯之盟其神主山川王官

之伯會諸侯而盟其神主月是言盟之所告告天神也鄭云神監之謂之司盟司盟非一神也其司慎亦不知指斥何神

但在山川之上知其是天神耳名山山川之有名者謂五嶽四鎮也名川謂四瀆也

羣神羣祀祀羣

在祀先王先公先王諸侯之大祖宋祖帝乙鄭祖厲王之

典者比也先公始封君。大音泰凡大祖大廟

太宮皆放此七姓十二國之祖七姓魯衛鄭曹滕姬

齊姜姓莒已姓杞妣姓薛任姓實十三國疏注七姓至誤

言十二誤也。已音紀或音杞任音壬

十三國為七姓世本世家文也姬即次曹意及則言不以大

小為次也實十三國而言十二服虔云晉主盟不自數知不

然者案定四年祝佗稱踐土之盟云晉重魯申於是晉為盟

主自在盟內何因晉今主盟乃不自數故知字誤也劉炫難

服虔云案宣子恐失諸侯謹慎辭令告神要人明神殛

身不自數己不在盟彼叛必速豈有如此理哉

春水疏卷三

五

之

紀力反注同

俾失其民隊命亡氏踣其國家

踣斃也。俾本又作卑必爾反隊直類

反踣蒲北反徐又敷豆反斃婢世反

○楚子囊乞旅

于秦

乞師旅於秦

秦右大夫詹帥師從楚子將以

伐鄭鄭伯逆之丙子伐宋

鄭逆服故更伐宋也秦師不書不與伐宋而還

○詹之廉反與音預

○九月諸侯悉師以復伐鄭

此夏諸侯皆復來故曰悉

師。復扶又反注同

鄭人使良霄大宰石奭如楚告將服

于晉曰孤以社稷之故不能懷君君若能以

玉帛綏晉不然則武震以攝威之孤之願也

楚人執之書曰行人言使人也

書行人言非使人之罪古者兵交使

在其間所以通命示整或執殺之皆以為譏也既成而後告故書在蕭魚下石奭為介故不書。奭勅略反攝如字又之

涉反使所吏反

疏

注書行至不書。正義曰釋例曰使以行言言以接事信令之要於是乎在舉

不以怒則刑不濫刑不濫則兩國之情得通兵有不交而解者皆行人之勳也是以雖飛矢在上走驛在下及其末節不統大理遷怒肆忿快意於行人警諸豺狼求食而已傳曰鄭人使伯蠲行成晉人殺之非禮也兵交使在其間可也故夫子特顯行人之文行人有六而傳發其三者因良霄以顯其稱行人之事因于徵師以示其非罪因叔孫婁以同外內大夫則餘三人皆隨例而為義也諸以行人為名通及外內以卿出使義取於非其罪也若濤塗竊喜之屬罪在其身鄭叔詹魯行父之等以執政受罪本非使出故不稱行人從實而書皆以罪之也鄭祭仲之如宋也非會非聘與於見誘而以行人應命不能死節挾偽以篡其君故經不稱行人以罪之也是言罪之故不稱行人則稱行人者皆無罪也鄭人先遣告楚乃從諸侯故傳在會先也經在會後既成而後告執故書執在蕭魚會下

兵于鄭東門鄭人使王子伯駢行成甲戌晉

趙武入盟鄭伯冬十月丁亥鄭子展出盟晉

侯

二盟不告

十一月戊寅會于蕭魚

經書秋史失之

疏

注

書秋史失之。正義曰會于蕭魚經雖無月但會下有冬故以為會也。傳言日月次第分明是經繆史官失之也。

庚辰赦鄭囚皆禮而歸之納斥侯

不相備也。斥徐音尺一音昌

夜反禁侵掠晉侯使叔盱告于諸侯

叔盱叔向也告諸侯亦使赦鄭

囚。掠音亮盼許乙反向許丈反

公使臧孫紇對曰凡我同盟小

國有罪大國致討苟有以藉手鮮不赦宥寡

君聞命矣

言晉討小國有藉手之功則赦其罪人德義如是不敢不承命。藉在夜反注同鮮息淺反宥

音○鄭人賂晉侯以師悝師觸師蠲

悝觸蠲皆樂師名。正義曰樂師稱師

回反蠲古玄

疏

注悝觸蠲皆樂師名。正義曰樂師稱師其名也。服虔見下有鐘罇師罇即云三師鐘師罇罇師謂悝能鐘觸能罇罇能罇也。然則鄭人以師茂師慧賂宋者又能

其名也。服虔見下有鐘罇師罇即云三師鐘師罇罇師謂悝能鐘觸能罇罇能罇也。然則鄭人以師茂師慧賂宋者又能

鐘乎能罇乎三師必是能鐘罇者要不可即以名次配言之

廣車輓車淳十五乘

甲兵備

廣車輓車皆兵車名淳耦也。廣古曠反輓徒溫反淳述倫反徐又之倫反乘繩證反下及注同

疏

注廣車至耦也。正義曰皆是兵車而別為之名蓋其形制殊用處異也。鄭玄云廣車橫陳之車也服虔云輓車屯守之車也或可因所用遂為名及其用之亦無常也。射禮數射筭二筭為純一筭為奇是淳為耦也。

凡兵

車屯守之車也或可因所用遂為名及其用之亦無常也。射禮數射筭二筭為純一筭為奇是淳為耦也。

車百乘

他兵車及廣。疏注他兵至百乘。正義曰徧見百乘者更合言輓廣或輓廣之外別有百乘杜本輓十五乘更以他兵車七十乘增輓廣共為百乘耳。知非輓廣之外更有百乘而云兼輓廣者以上既言廣車輓車下云凡兵車百乘言凡是摠攝之辭故知摠上輓廣也。若然直言兵車百乘於理自足上別云廣車輓車者以廣車輓車甲兵

肆

肆列也。縣鐘十六為一肆二肆。疏注肆列至二枚。者鐘磬皆編縣之在龔虞而各有行列也。周禮小胥云凡縣鐘磬半為堵全為肆。鄭玄云鐘磬者編縣之二八十六枚而

肆

肆列也。縣鐘十六為一肆二肆。疏注肆列至二枚。者鐘磬皆編縣之在龔虞而各有行列也。周禮小胥云凡縣鐘磬半為堵全為肆。鄭玄云鐘磬者編縣之二八十六枚而

肆

肆列也。縣鐘十六為一肆二肆。疏注肆列至二枚。者鐘磬皆編縣之在龔虞而各有行列也。周禮小胥云凡縣鐘磬半為堵全為肆。鄭玄云鐘磬者編縣之二八十六枚而

肆

肆列也。縣鐘十六為一肆二肆。疏注肆列至二枚。者鐘磬皆編縣之在龔虞而各有行列也。周禮小胥云凡縣鐘磬半為堵全為肆。鄭玄云鐘磬者編縣之二八十六枚而

者鐘磬皆編縣之在龔虞而各有行列也。周禮小胥云凡縣鐘磬半為堵全為肆。鄭玄云鐘磬者編縣之二八十六枚而

在一虞謂之堵鐘一堵磬一堵謂之肆半之者謂諸侯之卿大夫士也諸侯之卿大夫半天子之卿大夫西縣鐘東縣磬此傳於鐘即言肆者十六枚而在一虞古今皆同其虛不可分也虛不可分而云有全有半明如鄭言鐘磬相對肆為全單為半此傳言歌鐘二肆則兼有磬矣若其無磬不得成肆村以傳唯云歌鐘故但解鐘數云三十二枚其磬數亦同矣此二肆皆為編縣也下云及其鑄磬者鑄是大鐘磬是大磬皆特縣之非編縣也據鄭玄禮圖如此也言歌鐘者歌必先金奏故鐘以歌名之晉語孔晁注云歌鐘鐘以節歌也劉炫云傳言歌鐘二肆及其鑄磬則鑄磬亦二肆肆之為名實由鐘磬相對但傳於磬下不復更言其數於鐘則言二肆明鑄磬數與之同乃成肆若磬無二肆則半賜魏絳無磬矣安得有金石也知邑別各三十二枚也歌必先云云同

其鑄磬鑄磬皆樂器女樂二八十六人晉侯以樂之

半賜魏絳日子教寡人和諸戎狄以正諸華

在四年八年之中九合諸侯如樂之和八年至疏

正義曰服虔云八年從四年以來至十一年也九合諸侯者五年會于戚一也其年又會于城棣救陳二也七年會于鄆三也八年會于邢丘四也九年會于戲五也十年會于祖六也又成鄭虎牢七也十一年同盟于亳城北八也又會于蕭魚九也晉語說此事云於今八年七合諸侯孔晁云不數救陳與成鄭虎牢餘為七也如樂之和謂諸侯和同如樂之相應和無所不諧諸亦和也○九合諸侯謂五年會戚又會于戲十年會祖又伐鄭成虎牢音岳請與子樂之共此樂也○音岳辭曰夫和戎狄國之福也八年之中九合諸侯諸侯無慝君之靈也二三子之勞也臣何力之有焉抑臣願君安其樂而思其終也詩曰樂只君子殿天子之邦詩小雅也謂諸侯有樂美之德可以樂只君子福祿攸同攸所便

鎮撫天子之邦殿鎮也○殿都遍反注及下同樂只君子福祿攸同攸所便

蕃左右亦是帥從

便蕃數也言遠人相帥來服從便蕃然在左右○蕃音煩注同數所

角 [疏]

詩曰至帥從○正義曰詩小雅采芣之篇也旨美也言樂美之德君子以有樂美之德可以鎮撫天子之

邦國也以有樂美之德政故為福祿之所同歸也既能鎮邦國受福祿雖復疏遠之人便蕃然數來在其左右亦於是相帥而來

從之也

夫樂以安德

和其心也 義以處之

處位以義 禮以行

之 信以守之

守所 仁以厲之

厲風俗 而後可以殿

邦國同福祿來遠人所謂樂也

言五德皆備乃為樂非但金石

書曰居安思危思則有備有備無患敢以

此規

規正

公日子之教敢不承命抑微子寡

人無以待戎

待遇 不能濟河

渡河南 夫賞國之

典也藏在盟府

司盟之府有 [疏]

注司盟至之制○正義曰周禮司盟會同

則掌其盟約之載既盟則貳之貳之者寫兩本盟書一埋盟處一藏盟府也唯言會同之盟不掌功勳之事而得有賞功之制者僖五年傳曰虢仲虢叔為文王卿士勳在王室藏於盟府是司盟之府掌藏功勳典策故有賞功之制也 不可廢也子其受之魏絳於是乎始有金石之

樂禮也

禮大夫有功則賜樂 [疏]

注禮大至賜樂○正義曰以魏絳

有也賜之而云禮也知禮法得賜之也周禮小胥云大夫判縣士特縣卿飲酒禮云笙入堂下磬南北面鄉射禮云縣于

洗東北西面喪大記云疾病君大夫徹縣是大夫得有鍾磬之樂有功乃賜之正禮也唯言魏絳有金石之樂不言女樂

女樂房中私宴之樂或不以賜之

○秦庶長鮑庶長武帥師伐晉

以救鄭

庶長秦爵也不書救鄭已屬晉無所救○長丁丈反下及注同鮑步卯反

鮑先入晉

地士魴禦之少秦師而弗設備壬午武濟自

輔氏

從輔氏渡河○御魚呂反後放此

與鮑交代晉師已丑秦晉

戰于櫟晉師敗績易秦故也

不書敗績晉耻易秦而敗故不告也櫟晉

地○櫟力的反徐失灼反易以豉反

經十有一年春王二月莒人伐我東鄙圍台

琅邪費縣南有台亭○台勅才反又音臺一音翼之反季孫宿帥師救台遂入

鄆鄆音莒○夏晉侯使士魴來聘○秋九月

吳子乘卒五年會於戚公不與盟○疏注五年至以名○

於五年注以為公及其盟還而不以盟告廟也今注云會於戚公不與盟而赴以名何為兩注自相矛盾今知劉難非者以戚盟經既不書公之與否又傳無其事杜弘通其義故為兩解劉不尋杜旨而規其過非也○冬楚公

子貞帥師侵宋○公如晉

傳十二年春莒人伐我東鄙圍台季武子救

台遂入鄆乘勝入鄆報見伐○取其鐘以為公盤○夏晉

士魴來聘且拜師謝前年伐鄭師○秋吳子壽夢卒壽

臨於周廟禮也周廟文王廟也周公出文王故魯

之號○疏注周廟至曰禮○正義曰杜以下文周廟尊於周

同○疏公之廟知是文王廟也○鄭祖厲王立所出王廟

知為周公出文王故魯立其廟也哀二年蒯賁禱云敢昭告

皇祖文王衛亦立文王廟也郊特牲曰諸侯不敢祖天子大

夫不敢祖諸侯而公廟之設於私家非禮也而諸侯得立王

廟者彼謂無功德非王命而輒自立之則為非禮魯衛有大

功德王命立之是其正也鄭祖厲王亦然此是常禮特於凡

諸侯之喪異姓臨於外於城外向其國○疏注於

向其國○正義曰禮奔喪之記云哭父之黨於廟母妻之黨

於寢師於廟門外朋友於寢門外所識於野張帷此傳言於

外與彼於野同於城外同姓於宗廟所出王○疏同姓

向其國張帷而哭之耳○疏於宗

廟○正義曰此即周廟也但發大例意通古今故不復斥言周耳其實於周之世亦周廟也異姓之國無所出王之廟者其哭同姓必不得同

同宗於祖廟始封君同族於

禰廟父廟也同族謂高祖是故魯為諸姬臨於周

廟諸姬同姓國為為邢凡蔣茅胙祭臨於周

公之廟即祖廟也六國皆周公之支子別封為國共祖周

無地伐宋師于楊梁以報晉之取鄭也取鄭在前年梁

於晏桓子桓子對曰先王之禮辭有之天子

求后於諸侯諸侯對曰夫婦所生若而人不敢

舉亦不敢毀故曰若而人○譽音餘又如字○妾婦之子若而人言非適世也適丁歷反

無女而有姊妹及姑姊妹疏及姑姊妹正義曰

姑樊光曰春秋傳云姑姊妹然則古人謂姑為姑姊妹若父

之姊為姑姊父之妹為姑姊妹列女傳梁有節姑姊妹入火而救

兄子是謂父妹為姑姊妹也後人從省故單稱則曰先守

為姑也古人稱祖父近世單稱祖亦此類也

某公之遺女若而人齊侯許昏王使陰里逆

之陰里周大夫結成也為十五年劉夏公如晉朝且

拜士魴之辱禮也士魴聘在此年夏嫌秦嬴歸

于楚秦景公妹為楚共楚司馬子庚聘于秦為

夫人寧禮也子庚莊王子午也諸侯夫人疏秦嬴至

正義曰此事不見於經而傳自廣記備言以明禮之事耳楚

共王以成元年即位秦嬴歸楚蓋應多年傳因子庚之聘發

其歸楚非此年歸而即使歸寧案昭元年秦鍼奔晉傳云其
母日弗去懼選鍼則景公之弟昭元年其母猶在此注云父
母既沒歸寧使卿者父母並在則身自歸寧若父沒母
存身不自歸則亦使卿寧也杜云父母既沒連言之耳

附釋音春秋左傳注疏卷第三十一

本監盧王
直回枝四

精
精
精
精
精
精
精
精
精
精

江西南昌府學棧

春秋左傳注疏卷第三十一校勘記 阮元撰盧宣旬摘錄

附釋音春秋左傳注疏卷第三十一 襄十年盡十二年石經
春秋經傳集解襄二第

十五岳本襄字下增公字並盡十五年

經十年

相楚地

淳熙本祖誤相惠棟云祖是宋地非楚地也晉楚
方爭而與諸侯會於其地必無是理也案京相璠
云祖宋地今彭城偃陽縣西北有祖水溝去偃陽八十里
東南流逕偃陽縣故城東北又南亂於沂而注於洙謂之
祖口城此云楚地乃轉寫之誤或以昭六年注祖鄭地當
之其說更非

遂滅偃陽

釋文云偃徐仙民音甫目反本或作通惠棟云徐
音是也漢書古今人表有福陽子案注云妘姓師
古曰即偃陽也穀梁作傅陽郡國志云傅陽有祖水引經文
亦作福並音之轉耳石經及諸刻本皆作偃

今彭城傅陽縣也

宋本岳本纂圖本監本毛本傳作傅不
誤問本作偃

鄆鄆路偏陽也 毛本鄆誤鄆

齊世至滕上 閩本監本毛本世下增子字

用天子既命以為之嗣也 宋本用作明與鄭注合

為盟主所尊 監本主作王非也

成鄭虎牢 監本成誤成石經虎作虎避所諱

各受晉命成虎牢 淳熙本各誤名監本成作成亦非下同

傳十年

光從東道與東諸侯會遇 纂圖本監本毛本光作先非也

士莊子曰 惠棟云服虔本作士莊伯見太平御覽石經及宋刊本皆作子

邾人紇挾之 惠棟云邾元引作邾人論語同案邾字古或省文从取說文曰邾魯下邑孔子鄉从邑取聲

百人為隊 文選東都賦注引作百人為一隊案各本無一字李注以意增也

庫人為車 宋本監本毛本庫作車

隊則又縣之 石經隊作墜案碑土字後加

余恐亂命 淳熙本余誤命

牽帥老夫 文選李注謝宣遠荅靈運詩引帥作率案帥率字通

言其因會以滅國 監本滅作威誤

本謀氏行兵 閩本氏作戌監本作戌毛本作成並形相近而誤宋本作伐是也。今從宋本

是九其從會行也 監本毛本九作究亦非宋本作九不誤。今從宋本

經典言樂殷為大護 盧文弨按本樂殷作殷樂

或可禱桑林以得雨 儀禮經傳通解引亦作可閩本監本毛本作曰非是

注禘三年大祭則作四代之樂別至樂侯宋本無年大祭則作四代之樂別十字樂侯監本毛本作侯樂與注文合宋本同

禘者敬鄰國之賓宋本無禘者二字齊召南亦以二字為衍文是也

下管象閩本監本毛本管上有而字與祭統合

言具天子樂也宋本淳熙本岳本監本足利本具作俱是也

師樂師也宋本淳熙本作師帥也與釋文正義皆合案鄭注周禮地官云師之言帥也是也

旌夏大旌也案後漢書馬融傳廣成頌注引大旌作大旗

舞師樂人之帥閩本監本毛本帥作師非也

以偁陽子歸獻于武宮淳熙本于作於

謂之柏人也閩本監本柏作栢

掌邑大夫宋本掌下有霍字

生秦不茲釋文云一本作秦不茲家語秦商字不茲案不不經典中每多互用

言二父以力相尚宋本纂圖本監本毛本二作董段玉裁曰作二者是也下文秦不茲仲尼為二

子則秦董父耶人統為二父二父以力相尚事見上文韓文公書張中丞傳後云兩家子弟才智下不能通知二父志亦為妄人改作二賢

以德相高纂圖本閩本監本毛本高誤尚

楚子囊鄭子耳伐我西鄙石經宋本淳熙本岳本伐作侵不誤

大夫宜賓之以上卿宋本淳熙本岳本纂圖本監本毛本夫作子是也

已酉師于牛首宋本纂圖本閩本監本毛本于作於石經淳熙本作于

爾車非禮也石經車下旁增多字惠棟云案注當有多字也按云非禮故注以猶多釋之非傳文本有多字

也凡石經旁增之字皆淺人惑於俗本所為

公子嬰

釋文云嬰本亦作熙宋本淳熙本足利本作熙字按嬰字見說文女部說樂也

先臨尸而追盜

淳熙本作追賊宋本作逐賊案陳樹華云上傳云帥賊以入盜即賊也傳言追盜故注以逐賊釋之宋本是也

還鄭而南

釋文曰還本又作環惠棟云案鄭注士喪禮云古文環作還哀三年傳道還公宮同公羊傳云以地還之也又云師還齊侯按還環古今字

子矯曰

案石經此處刻缺顧炎武云矯誤矯所據乃王堯惠謬刻也諸本前後皆作矯是也

霄涉潁

石經宋本岳本纂圖本監本毛本霄作宵案張猛龍碑霄作霄蓋字形之小誤後遂因宵而譌作霄岳氏之九經三傳沿革例曾辨霄字之譌而未詳其致誤之由

我實不能禦楚

釋文作能御淳熙本重我字非也

又不能比鄭

補各本庀作庇

今伐其師

顧炎武云石經今誤令案石經此處缺所據乃謬刻也

右助

宋本淳熙本岳本足利本助下有也字

篳門闔竇之人

釋文闔本亦作圭案文選李注謝元暉拜中軍記室舜隨王賤引作篳門圭竇玉篇云葦亦作篳惠棟云說文引作篳門圭竇康成禮記注篳門荆竹織門也圭竇門旁竇也穿牆為之如圭矣玉篇亦引作竇竇竇古音同部字

使世守其職

淳熙本脫守字

是七從之一

宋本從作姓不誤

故其字從旌旗者

宋本旌旗作於於是也

其能來東底乎

石經宋本岳本作底乎釋文同

不勝其富

此節正義宋本在注文師旅之長皆受賂句下

則何謂正矣

石經何字殘缺釋文云何或作可誤也陳樹華云古文可爲何字之省文按古人語急可謂猶言何可謂也

正者不失下之直

閩本監本此七字誤作正義正上脫注字

所左亦左之

石經上左字殘缺淳熙本作右非也

周禮卿士職云

宋本卿作鄉是也

經十一年

杜見其以三改二

閩本監本毛本改作以二改三按以三改二謂以今之三改昔之二亦通

此四月四卜

宋本閩本監本毛本並作卜此本誤十今訂正

已未同盟于亳城北

石經宋本岳本已作是也公羊穀梁亳作京公羊疏云穀梁與此同左傳經

作亳城北服氏之經亦作京城北乃與此傳同之也惠棟云案亳城當依服氏作京京鄭地在熒陽隱元年傳謂之京城是也

傳十一年

軍多則貢事

監本毛本事下行多字閩本初刻亦無後

膏肓何休以爲左氏說云

監本毛本育作膏非案膏肓何休當作何休膏肓各本誤

倒

故先言之

宋本言作告是也

若爲三軍

閩本毛本若下衍不字三字宋本作二是也

是僖公之廟門也

宋本之廟作廟之是也

壞其軍乘

纂圖本閩本監本毛本軍誤車

欲駢使入已

岳本纂圖本足利本駢作駢按駢俗駢字古文作駢

唯在力役

宋本在作有是也

吾乃與之盟

補各本乃作又

母蘊年

釋文亦作蘊石經蘊字改刊初刻作蘊非也

驛王室

岳本纂圖本毛本驛作驛注同

名山名川

石經初刻作大川改刻名

彼方雖不言盟

宋本方作文不誤

鄭云神監之

宋本云下有明字是也

於是晉為盟主

盧文弼校本是作時

乃不自數

毛本自誤曰

俾失其民

釋文云俾本又作卑陳樹華云釋文前以卑為正以俾為一作之字此又以卑為一作之字疑傳寫之誤

隊命亡氏

石經隊作墜

則稱行人者

宋本者作若

是經繆

監本毛本繆改謬

服虔見下有鐘罇師磬

宋本監本毛本無師字是也

鐘師罇磬師

宋本罇下有師字不誤

然則鄭人以師茂師慧賂宋者

宋本茂作茂是也

數射筭也毛本筭作算下並同按說文作筭者今之筭筭筭字作筭而唐石宋槧多用筭少用算者音同而義近之故也近刻則多用算

杜本軌十五乘臧禮堂云杜訓淳為耦耦為十五則三十乘故下云更以他兵車七十乘共為百乘是杜本當作淳不作軌也

歌鐘二肆岳本鐘作鍾注同注內懸鐘鐘字釋文作鍾陳樹華云今傳文依石經注依宋本俱作鐘字前後一例也

單為半此宋本此作也是也

故但解鐘數監本毛本數作磬非也

各三十二枚也閩本監本各作名非也

罇磬皆樂器纂圖本毛本器作名非也

八年至之和宋本此節正義在無所不諧注下

九年會于戲五也浦鏗正誤會作盟是也

諧亦和也

此句下閩本監本有。毛本無。而九合諸侯至會蕭魚五十二字皆以釋文誤作注

樂只君子

淳熙本閩本足利本亦作只與詩合下同石經宋本岳本纂圖本監本毛本作旨

書曰居安思危

惠棟云周書程典作於安思危楚策虞卿謂春申君曰臣聞之春秋於安思危所謂春秋

即左傳也虞卿傳左氏春秋於鐸椒轉授荀卿然則傳文居安當作於安案居於音相近

公曰子之教敢不承命抑微子石經子之子字起微子微字止此行只九字初刻似尚多一字

禮大夫有功則賜樂監本此節注下脫疏字

士飭禦之

淳熙本岳本禦作御釋文亦作御

經十二年

春王二月

石經宋本淳熙本岳本足利本二作三不誤

夏晉侯使士魴來聘

公羊魴作彭何休士魴作彭者誤矣

解云考諸正本皆作

秋九月吳子乘卒

案傳作吳子壽夢卒

十年正義引服虔云

言壽夢一言也經言乘傳言壽夢欲使學者知之也錢大昕云乘壽皆齒音當讀如疇與乘為雙聲夢古音莫登切與乘為疊韻併兩字為一言孫炎制反切蓋萌芽於此

傳十二年

公能休禮

閩本監本毛本休作體亦誤宋本作依是也今訂從宋本

張帷而哭之耳

監本帷誤帳

同族於禰廟

淳熙本廟作朝誤也

為邢凡蔣茅胙祭

釋文云案富辰所稱邢在蔣下今傳在凡上未知何者為是

師于楊梁

石經宋本淳熙本楊作揚注同郡國志梁國下有陽梁聚引傳文作楊案廣雅云楊揚也詩王風揚

之水釋文云或作楊二字古多通用

故曰若如人

齊召南云而訛作如案而如也注正以如釋而

言非適世也

宋本淳熙本岳本纂圖本監本毛本無世字是也

及姑姊妹

此節正義宋本在先守某公之遺女若而人下

父之姊妹曰姑

姊妹曰三字模糊依閩本監本毛本補宋本日作為與釋親合

然則古人謂姑為姑姊妹若父之姊為姑姊

姊若父三字模糊依

閩本監本毛本補宋本若作蓋是也

梁有節姑妹

案下文取其兄子則姑妹是矣而列女傳妹作姊疑今列女傳誤釋隸載武梁祠堂

畫像亦作姑姊

王使陰里逆之

補毛本逆作結是也案十行本初刻是結字後改誤逆

附釋音春秋左傳注疏卷第三十一

春秋左傳注疏卷第三十一 校勘記

